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福建通志卷七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陳化龍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_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_臣李樗

欽定四庫全書

福建通志卷七十四

藝文

雜體文

唐歐陽詹甘露述

述甘露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
蒲邑人濟南林公猶太夫人終公每一痛哭至水漿
不入口或三日或五日內外羸瘵殆至殞滅癸酉將
與先府君修合葬之禮公之於親事存既竭其力送
終思盡其勤含殮品章則有王度不敢越也瑩域固
說實在我私當望而行之於是躬開坎室自埏甄甕

與兄弟手攻肩負以鑿以築雖率情性而無愆法度
不違典禮而有異常儀載考載理而未之寔也春三
月二日忽異氣自天氛氳下蒙非雲非烟羃羃綿綿
彩耀光鮮馨香馥然朝起及暝徘徊不散先是繞壘
已栽松柏泊晨枝棄間遍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梧桐
子公奇之與兄弟及鄉人時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
異於人間所甘之甘日漸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瑩
然珠相鏗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覩者爭取或食或玩
噫天冥冥其間蓄靈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
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褒以物而旌苟無可
褒物不虛行其德常其物常其德稀其物稀予聞甘
露之說莫親甘露之實其為稀也不亦甚乎今為公
而降公之德豈常德歟况殊香啓途異彩相鮮凝結
豐圓向日翻堅者哉則其至誠所招又多矣予執手
禮幸而獲見彌覺
不足遂為之述

韓愈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行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任今上初故宰相常哀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哀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哀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哀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之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

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令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任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脩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

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
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
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
祭祀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
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宋蔡襄荔枝譜

荔枝之於天下惟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
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
云答選離支蓋夸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趾七郡貢
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虫猛獸
之害臨武長唐雋上書言行狀和帝詔大官省之魏
文帝有西域蒲陶之比世譏其謬論豈當時南北斷
隔所擬出於傳聞即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
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咏張九齡賦之以託意白

居易刺忠州既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髣髴顏色而
甘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於巴蜀
雖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無
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
實驗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之閬所出大率早熟肌
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
者亦未始遇夫真荔枝者也閩惟四郡有之福州最
多而興化軍最為奇特泉漳時亦知名列品雖高而
寥寥無紀將尤異之物昔所未有乎蓋亦有之而未
始遇乎人也余家仙遊連江再臨泉福二郡十年往
還道由鄉國每得其尤者命工寫生稗集既多因而
題目以為倡始夫以一木之實生於海濱巖險之地
而能名徹上京外被夷狄重於當世是亦有足貴者
其於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植而又道
里遼絕曾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少發光彩此所
以為之嘆息而不可述也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

惟種荔枝當其熟時雖有他果不復見省尤重陳紫
富室大家歲或不嘗雖別品干計不為滿意陳氏欲
採摘必先閉戶高牆入錢度錢與之得者自以為幸
不敢較其直之多少也今列陳紫之所長以例衆品
其樹晚熟其實廣上圓而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
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韌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
如丁香母剥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
不可得而狀也荔枝以甘為味雖百千樹莫有同者
過甘與淡失味之中惟陳紫之於色香味自拔其類
此所以為天下第一也凡荔枝皮膜形色一有類陳
紫則已中品若夫厚皮尖刺肌理黃色附核而赤食
之有渣食已而溢雖無酢味亦自下等矣福州種
植最多延貽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一家之有至於
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鬱為林麓暑雨初霽晚
日照曜絳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如星火非
名畫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觀覽之勝無與為比初

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後豐寡商人知之
不計美惡悉為紅鹽者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此
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莫不
愛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販益廣而鄉人得飫食者
益鮮以其斷林鬻之也品目至衆唯江家綠為州之
第一荔枝食之有益於人列僊傳稱有食其華實
為荔枝仙人本草亦列其功葛洪云蠲渴補髓所以
唐羌疏曰未必延年益壽蓋云雖有其傳豈果能哉
亦諫止之詞也或以其性熱人有嗽千顆未嘗為疾
即少覺熱以密漿解之其木堅理難老今有三百歲
者枝葉繁茂生結不息此亦其驗也 初種畏寒方
五七年深冬覆之以護霜霰福州之西三舍曰水口
地少加寒已不可植大畧其花春菽菽然白色其實
多少在風雨時與不時也有閭歲生者謂之歇枝有
仍歲生者半生半歇也春花之際旁生新葉其色紅
白六七月時色已變綠此明年開花者也今年實者

明年歇枝也最忌麝香或遇之花實盡落其熟未更
採摘蟲鳥皆不敢近或已取之蝙蝠蜂蟻爭來蠹食
園家有名楸旁植四柱小樓夜棲其上以警盜者又
破竹五七尺搖之答答然以逐蝙蝠之屬紅鹽之
法民間以鹽梅酒浸佛桑花為紅漿投荔枝漬之曝
乾色紅而甘酸可三四年不蟲修貢與商人皆便之
然絕無正味白曬者正爾烈日乾之以核堅為止畜
之甕中密封百日謂之出汗去汗耐久不然踰歲壞
矣福州舊貢紅鹽密煎二種慶厯初大官問歲進之
狀知州事沈邈以道遠不可致減紅鹽之數而增白
晒者無令興泉漳三郡亦均其貢焉密煎剝生荔枝
管去其漿然後密煮之予前知福州用晒及半乾者
為煎色黃白而味美可愛其費荔枝減常歲十之六
七然修貢者多取於民後之主吏利其多取以責賂
曬煎之法不行矣陳紫因治居第平宸坎而楹之
或云厥土肥沃之致今傳其種子者皆擇善壤終莫

能及是亦賦生之異也。江家綠大較類陳紫而差大，獨香薄而味少淡，故以次之。其楸已賣葉氏而民間猶以為江家綠云。方家綠可徑二寸，色味俱美，言荔枝之大者皆莫敢擬。歲生一二百顆，人罕得之。方氏子名慕，今為大理寺丞。游家紫出名十年，種自陳紫實大過之。小陳紫其楸去陳紫數十步，初一并種之，及其成也，堯小。又時有類核者，因而得名。其家別居二紫亦分屬。東西陳馬宋公荔樹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異。或云陳紫種出宋氏，世傳其楸已三百歲，舊屬王氏。黃巢兵過，欲斧薪之。王氏媪抱楸號泣，求與楸偕死。賊憐之，不伐。宋公名識，公者老人之號。年八十餘，子孫皆任宦。藍家紅，泉州為第一。藍氏兄弟，圭為太常博士，丞缺為尚書都官員外郎。周家紅，獨立興化軍三十年後，生益奇，聲名乃損。然亦不失為上等也。何家紅出漳州，何氏世為牙校，嘗有郡將全楸，買之楸在舍後，將熟，其子曰領卒數十，穿其

堂房乃至楸所其來無時舉家伏藏欲即伐去而不
忍今猶存焉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
於藍家紅綠核頰類江綠色丹而小荔枝皆紫核此
以綠見出福州圓丁香丁香荔枝皆旁蒂大而下銳
此種體圓香與味皆勝虎皮以下二十一品無等次
虎皮紅色絕大繞腹青紋正類虎斑嘗於福州大乘
寺見之不知其出處牛心以狀言之長二寸餘肉滋
皮厚福州惟一株每歲貢乾荔枝皆調於民生吏嘗
以牛心為準民倍直購之以輸予嘗點而不用玳瑁
紅上有黑點疎密如玳瑁斑福州城東有之硫黃顏
色正黃而刺微紅亦小荔枝以色名之也朱柿色如
柿紅而扁大亦名朴柿味甘而淡出於福州蒲桃荔
枝穗生一朵至一二百將熟多破裂凡荔枝每顆一
梗長三五寸附於枝此等附枝而生樂天所謂朶如
蒲桃者正謂是也其品殊下蚶殼殼為深渠如瓦屋
馬龍牙荔枝之變怪者其殼紅可長三四寸彎曲如

爪牙而無瓢核全樹弗變非常有也興化軍轉運司
廳事之西嘗見之水荔枝漿多而淡食之竭渴荔枝
宜依山或平院有近水田者清泉流溉其味遂爾出
興化軍密荔枝純如密是過甘失味之中丁香荔枝
核如小丁香樹病或有之亦謂類核皆小實也大丁
香出福州天慶觀厚殼紫色瓢多而味微溢雙髻小
荔枝每朵數十皆並蒂雙頭因以目之真珠剖之純
瓢圓白如珠荔枝之小者止於此十八娘荔枝色深
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王王氏有女第
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塚今在城東報國院塚
旁猶有樹云將軍荔枝五代時有為此官者種之後
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氏之傳出福州釵頭類
紅而小可問婦人女子簪翹之側故特貴之粉紅荔
枝多深紅而色淺者為異謂如傅朱粉之飾故云中
元紅荔枝將絕纔熟以晚重於時余嘗七月二十四
日得之味微甘火山本自嶺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

薄生梗如枇杷園中
近亦有之出在梧州

右三十二品言姓氏尤其著者也言州郡記所出也
不言姓氏州郡四郡咸皆有也嘉祐四年歲次己亥
秋八月二十四日蔡襄述明年
三月十二日泉山安靜堂書

蔡襄茶錄

茶色青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黃紫黑
之異善別茶者正如相工之視人氣色也隱隱然察
之於內以內理瑩潤者為上既又末之黃白者受水
味重青白者受水味鮮明故建安關茶以青白勝黃
白 茶有清香而入京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
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
珍果香草其奪益盛正當不用 茶味至於甘滑惟
北苑鳳凰山所屬諸郡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

時加意製作色味皆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佳能損香味前世之論水品者以此藏茶茶宜弱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冷濕故收藏之家以弱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次用火如人體溫溫則禦濕潤若火多則茶隳不可食炙茶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一兩重乃止以鈴籜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年不用此法碾茶碾茶先以淨紙密裏推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而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羅茶羅細則茶浮粗則水浮候湯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已熟則茶沈前世為蟹眼者過熟湯也況瓶中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煇茶凡欲點茶必先煇蓋令熟冷則茶不浮點茶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建人謂之雲脚粥面抄茶一錢匕先注湯令極勻又添注之環迴擊拂上蓋可四分則止視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絕佳建安關茶試以水痕先沒者為負

耐久者為勝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茶焙
編竹為之裹以弱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
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所以養茶色也 茶籠茶
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弱葉盛之置高處不近濕氣
砧茶砧椎蓋以碎茶砧以水為椎或金或鐵 茶
羅茶羅以絕細為佳羅底用蜀東川揭溪畫絹之密
者投湯中揉洗以羃之 茶蓋茶色白宜用黑蓋建
安所造紺黑紋如兔毫其杯甚厚燴之久熱難冷最
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蓋
闕試家自不用 茶匙茶匙要重擊拂有力黃金為
上人間以銀鐵為之竹者輕建茶不用 茶瓶瓶要
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黃金為上人間以銀
鐵為之或
瓷器為之

陳瓘青沈文

適越而北，棘越不可至，徙越人而置於齊里，則越語可易而為齊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與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力淺習其所自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邈乎其間亦一物爾。物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繫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於學務。學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之不遷，不蔽得於孔子，希顏之人將孰師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國之賢無出其右，子路非慢賢者也。魯有仲尼而彼不知焉，則於其問也奚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莫之或先，故孟子以良為豪傑之士，為其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者也。為士而稽古者可不鑒哉？子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蔽。

惟伯醇有之子問公曰伯醇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醇耶予謝曰生長東南未知也時予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中立楊先生亦未有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獲通問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予之謬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學益進聞其言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來矣舉修步於南溟觀洪瀾於北壑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惑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有木其進也漸合抱之幹豈一朝一夕之所可俟哉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物之始終可嚴哉始識而終成同乎一默非言語之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筆硯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忘

言作責沈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也政和二年八月九日了齋書

曾鞏禱雨文

嗟乎旱也誰則為之芄芄之稼將槁而萎嗷嗷之衆曷望而依維閩屬者寇賊之罹逮其既附我士已疲餘醜成羣百十睢睢跳踉出沒負力乘噦亦有為渠諸偷所推相望綦布未受弔羈室家莫寧遠近並疑我畜以柔亦震以威從有法賞不從係纍或擾而序或就縲徽逮歲朔易盜定無遺山林夜行笑語追隨吾人即安含糗而嬉士馬亦奮桓桓駉駉天子聖德海邦是綏維此海邦初亦難饑今寧宇矣師征始歸今食足矣廩食尚微若歲大熟如梁如茨如京如坻自公及私獄無訟繫里無盜窺式於永世方始在茲今此火田既碩而齊俾不卒成孰忍為斯神有靈蹟國人所祇神有顯號天子所躋姜能起之禍能澤之

胡寧有餘敵而不施我用十日早駕以馳即告潭側
尚其聽之攘除驕陽騰雲曠電播為甘滴霈灑淋漓
俾農有秋百物俱宜熄偷與爭
長置刑筭人於報事豈有數思

朱松諭民文

自予來閩中聞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未嘗不惻
然也無故殺子孫官有法甚明顧牽於習俗之昏則
雖有法而不能勝夫法有所不能勝則亦何俟於吾
言然吾聞吳道子畫艷都之變都人不敢屠宰者累
月夫人固不可以法勝而可以理動者庖宰且可罷
况其天性之愛乎是未可以厚誣斯人而懸斷其必
不可告也雖然予文之不工豈能使人讀之聳然如
見道子之畫哉其亦區區之意有所不能已也他日
將有語其子孫者曰活汝者
新安朱喬年也或由此也

朱熹同安縣諭學者文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為已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為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耳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惟不如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為也是以至於惰游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

不勉之患哉某是以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所以為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某所企而望也

朱熹諭諸生文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必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盃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十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

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
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
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
盛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盃几杖之
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
故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
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
與諸君遊今幾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
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媿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蓋
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為君子耶則誰能以
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
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明王守仁鄉約教諭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為眾所敬服者一人為約長
二人為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為約正通達明

察者四人為約史精健康幹者四人為知約禮儀習
熟者二人為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
名及日逐出八所為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彭善一
書糾過約長司之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
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奢取免饑渴而已一會期以
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
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一立
約所以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為之一彰
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
也知人有不第毋直曰不第但云間某於事兄敬長
之禮頗有未盡其未敢以為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
要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直糾使無所容或激
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會
而自首衆共誘振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勿書之使
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
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

能執則戮力協謀官府請共滅之 一同約之人凡
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
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托陷人
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庄人戶多於納糧
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
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庄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
莫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
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為
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
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
約之人鳴之官司 一親戚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
賊復仇殘害善良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鬪毆不平之
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等聞知即與曉諭
解釋敢有仍前妄為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
民人等若有陽為良善陰為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

息利歸一已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
勸戒不悛呈官懲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
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齋發者約長率同
約呈官追究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
家青聘禮不充男家責資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
省諭諸人自今各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
喪奠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作
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
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於
糾過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
所洒掃張具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
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
讀告諭畢約正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
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
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
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

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為同約勸約正偏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為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脩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為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為法遂屬於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為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忤敢不益加砥礪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二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

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
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
有某過未敢以為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徧
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
出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徧謂衆曰某所聞止是請
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即言無則曰約史所言是矣於
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向立約史書簿畢約長
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
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為長者憂
約長副正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
安得無罪皆酌酒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
長者又自以為罰某敢不即就戮若許某得以自改
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起酌酒自罰約正副咸
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某等可免於罪
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
過席酒復三行遂飲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

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我同約之人明聽成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為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為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救今有善而為人所張固可喜苟遂以為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為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遂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為善而今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拜興遂退

東序立文

李廷機鹽政考

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也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國初置轉運提舉為釐司而淮之南北浙之

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
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
窳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
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今商自為辦而
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圍強固則國利也蓋
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
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於左
筐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
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窳丁給滴地
給草蕩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
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窳戶上以攬
利柄至周也蓋國家鹽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
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
善矣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
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價開中越次
放支是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

之塞下而之巖司也自度支葉洪始也取目前之近
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於內帑商跡絕於塞
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即有至者所入甚
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竇之開也自弘正
間始也或勲戚恩賜或權倖請託皆予以餘鹽容其
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剩堆積名曰所
鹽一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
商之困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
老死不得給至今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窳
丁之困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併蕪鹽課為其乾沒
窳丁不過總催家一備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為生欲
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
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膏窩有科
罰有勸借費貸不貲是以鹽價踴貴而人競趨私鹽
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
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

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餘鹽者絞貨私鹽者絞將能行之乎行之而必即竈丁拷腹以斃不然即為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為姦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鹽徒高檣大船千百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吾何以禦之故鹽政之不修愚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懸洞若觀火祖宗之法觀若畫一藉令任事者深考而善持衡之何有於區區鹽政哉愚謹考其始末詳其變遷以俟司國計者鏡焉

陳第尚書攷

尚書有今文古文今文二十八篇曰堯典曰臯陶謨曰禹貢曰甘誓曰湯誓曰盤庚曰高宗彤日曰西伯戡黎曰微子曰牧誓曰洪範曰金縢曰大誥曰康誥曰酒誥曰梓材曰召誥曰洛誥曰多士曰無逸曰君

爽曰多方曰立政曰顧命曰呂刑曰文侯之命曰費誓曰秦誓是也合序為二十九古文二十五篇曰大禹謨曰五子之歌曰胤征曰仲虺之誥曰湯誥曰伊訓曰太甲三篇曰咸有一德曰說命三篇曰秦誓三篇曰武成曰旅獒曰微子之命曰蔡仲之命曰周官曰君陳曰畢命曰君牙曰伯冏是也今文本自伏生伏生為秦博士常秦焚書伏生壁藏之及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古文本自孔安國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中以校今文多二十五篇安國獻之漢武受詔作傳又於堯典分出舜典臯陶謨分出益稷盤庚分出二篇顧命分出康王之誥合今文古文共為五十八篇傳成值巫蠱之禍不及上聞世弗得而見之也先此有得偽秦誓者謂之今文秦誓與安國秦誓不同儒者聞安國尚書有五十八而未之見遂有張霸之徒亦於伏生書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

為三十一篇增入偽泰誓三篇又偽作舜典一篇汨
作一篇九共九篇大禹謨一篇益稷一篇五子之歌
一篇胤征一篇湯誥一篇咸有一德一篇典寶一篇
伊訓一篇肆命一篇原命一篇武成一篇旅獒一篇
同命一篇亦為五十八篇篇目雖與安國同自泰誓
而下二十七篇皆非安國之舊矣劉向作別錄班固
作藝文志及後漢書儒林傳所稱古文尚書者實皆
張霸之偽書非安國之古文故馬融鄭玄劉歆趙岐
服虔韋昭王肅杜預之倫皆未見孔傳故鄭玄註禮
記趙岐註孟子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傳凡有引用
二十五篇者皆曰逸書曰篇亡道其實也安得以目
所未見而附會以為知乎至晉鄭冲始得古文以授
蘇愉愉授梁柳柳皇甫謐之外弟也謐於柳邊得古
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柳授臧曹曹授梅頤頤於前
晉奏上而施行焉自是人人知有古文矣余按孔穎
達所考而詳其顛末如是以見斯文興廢不偶然也

陳第伏義圖贊

大哉圖乎象之所立其盡天地萬物之撰者乎何者
圖无言也言之所指多局于一事象之所舍惟人所
觀取或問乾共何也曰天運渾淪地處物立人而匪
骨起居不疾能无乾乎八耳十日視聽督而奮迅立
斷庶事熙而能无央乎百足之蟲輔之者多一人元
良萬國謳歌能无大有乎勇士首鼠豺狼攫食一夫
奮戈三軍辟易能无大壯乎桃李之華弗慕松筠庶
人之職猛事耕農能无小畜乎江河泛漲拍天風濤
亂流徑渡公死奈何能无需乎家有韶護不貪細娛
被褐懷玉聖王所需能无大畜乎雷風既息甘雨霽
霖鳳舉龜游怡然自足能无泰乎言極墳典衆庶生
疑桃李之下成蹊可知能无履乎西施怒色衆視而
驚媼母笑言人亦可親能无兌乎樛木之枝甘瓠交
之機心一動鷗鳥逃之能无睽乎天之與地剛柔相

成日之與月晝夜相生能無歸妹乎石之可破人皆
稱堅首陽窮餓百世稱賢能無中孚乎霜雪夜墜抗
之以松舉世滔濫貞士阮窮能無節乎枝葉盡落液
注厥根心不留塵神乃中藏能無損乎晚食安步童
僕兩心一朝好爵仇怨朋迎能無臨乎鱗介羽毛胥
從其類矯俗獨往終乃困悴能無同人乎宮商不叶
必調其序駟馬參差必更其御能無革乎百鳥求食
鸞自高飛崆峒獨步願與世違能無離乎商賈千金
盜則守諸萬鍾不屑一何有餘能無豐乎有風有雨
協氣乃通文王在宮樂意雍容能無家人乎雨暘時
若物類憤興坦途易跌機穽難明能無既濟乎禽鳥
之識雌雄飲食屏而文章民安所式能無賁乎伏火
於灰用養厥神睿智招忌守之以冥能無明夷乎四
時之信萬物攸期甘言如雨妻妾懷疑能無无妄乎
黃鳥出谷同類續聲意氣交孚千里同行能無隨乎
鳩雀仇鷄莫之敢忤讒夫敗聲投彼豺虎能無噬嗑乎

乎雷鬱而起整伏欣喜因循次且進寸退咫能无震
乎象牙龍皮二物之寶珠玉是散德義是蹈能无益
乎月借日光時或掩日擇地而蹈災眚匪測能无屯
乎漠北交南舟車匪息君子无求量腹而食能无頽
乎重陰之下化而為陽須臾悔悟心返其良能无復
乎重陽之下轉而為陰動極而靜適遇我神能无姑
乎拔木飛石迅雷裂風弗狎弗順太甲居桐能无大
過乎魑魅魍魎擾亂天常鑄金著象民不逢殃能无
鼎乎泰山之溜久而穿石或哭或歌所業弗得能无
恆乎東風啓户到處春陽色授神與何人不將能无
巽乎小草根短淺水沉侵至人養德其息深深能无
井乎果熟離蒂風不可搖芬芬積穢火烈則燒能无
蠱乎朝日出林忽登中天志士上達夙夜勉旃能无
升乎日月移西江漢流東市有駟驢物價平中能无
訟乎日落重溟晦霧鬱蒸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能无
困乎牛馬其風速不相及鬻者增價買者減直能无

未濟乎賤女爭桑吳楚流血怒可復惟怨不可結能无
解乎杯酒相酬如膠漆投浮雲在日注矢操矛能无渙
乎道路偶逢賢腸相委面轉步移譽反為毀能无坎乎
戴瓶望天不見星辰眼中有物諦視帝明能无蒙乎巢
者知風穴者知雨我有求毋失宗主能无師乎江河
之決萬里橫奔疇臧疇否捫舌固存能无遊乎兆民失
所上帝怒之精神所至鬼神輔之能无威乎踰汶貉死
渡淮橋枳遠士好游桑弧蓬矢能无旅乎一寒一暑尚
有愆期百言百動誰保不疵能无小過乎豫章之生知
之七年織女匪懈累絲成縑能无漸乎魚網之設或胃
夫鴻拔劔刺鬼或傷於鋒能无寢乎泉水日流山岳我
只凡事見幾知足知止能无良乎海湖彼岸望之汪洋
我見不足人謂有藏能无謙乎百鳥養羞潛於山谷冷
氣侵人農算其屋能无否乎豺獮念本鳥鳥知慈聚我
嘉旨養祭以時能无萃乎大地山河天光耀只古今載
籍靈神照只能无晉乎雖有絲麻亦集管蒯帆播早理

涉川不殆能无豫乎人藏其心鬼神若昧靜一深潛明
哲有慧能无觀乎張弓縮肱乘槁履脚與人周旋或進
或却能无比乎羣犬信信必傷孤糜彼衆我寡先察其
機能无利乎廣博載物上配皇天羣生之母順德霑然
能无坤乎或問其義何也曰人而匪骨柔肉勝也八
耳十目混相競也萬國謳歌順大君之政也豺狼攫
食莫必其命也庶人之職儲積以字子姓也亂流徑
渡不待天之定也被褐懷玉蘊抱何盛也鳳舉龜游
油然樂其性也衆庶生疑言不必長也西施怒色何
可當也甘瓠樛木不相戕也天地日月男女頑也石
破稱堅堅有常也松抗霜雪貞乃強也心不留塵塵
盡乃康也仇怨朋迎畏其煌煌也物以類聚矯俗難
行也宮商更調樂乃聲也鸞自高飛遺世自珍也萬
鍾不屑道充盈也協氣乃通家道成也坦途易跌盛
之傾也文章不飾何以別禽也睿智招忌劇厥名也
甘言如雨不如其實也黃鳥續聲羣不失也投讒豺

虎交乃密也進寸退尺動弗力也象牙鼯皮非身之
壁也月或掩日難莫必也南北舟車養求疾也心
其良天真不息也動極遇靜肅以清也伊放太甲大
過人也鑄金著象德休明也或哭或歌不可貞也色
授神與入人深也其息深藏心於冥也果熟時落
風不可任也志士上達業日新也彼此平中事之和
也政在臣下不可如何也牛馬其風順逆諂也怨不
可結毋拔刀也注矢操矛心有他也腎腸相委祇自
勞也戴瓶望天乖所適也我有有所求資觀摩也疇臧
疇否如莫之聞也精神所至罔弗通也達士好遊无
所介於胷中也寒暑愆期災眚非終也織女匪懈循
序有功也魚網胷鴻出門有戎也知足知止可以風
也自見不足天下之極崇也潛于山谷時不可轉也
豺獺烏鳥人不可不自反也天光之耀明之遠也亦
集管蒯用不悔其晚也觀人明哲鑒其微也縮肱展
脚物莫之違也彼衆我寡鳥則飛也上配皇天地德

也輝

葉向高閩忠懿王贊

有魄紫光有髯戟長惟忠懿王王來蒞閩閩壤荆榛
孰聞其屯王來白馬大旗蔽野閩山之下父老來迎
壺漿縱橫我戎我兄先除穢闢紛我衽席施及蠻貊
大貝南金臣節弗淫帝鑒乃心豐碑突兀作鎮閩中
甘棠勿伐王子王孫椒聊衍蕃代萬
其門王澤悠悠王貌茲留賁於千秋

黃道周告李朱二公文

維崇禎戊寅歲十有一月十二日庚子明中順大夫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黃道周以謫官
將之江西便道入洞霄宮謹以牲醴侑辭告於有宋
提舉洞霄宮李忠定公文公二先生之祠曰嗚呼

道之廢興則亦命也時有倚伏人何知馬方忠定抗
疏水災之時及文公投匭上書之日指斥柄臣櫻鱗
履尾按之聖訓則容默異於三減稽之物情則慙愚
同於五噫衆喙之下沃以狂泉逢怒之餘擠以濁水
曾不移時水落石出道主嘆其知幾理君題其格物
及今而觀誠明之論南陽有所未窺格致之原莘野
有所未發二公以之上扶危顛下砥淪汨使來彥仰
其雲漢當時捫具日月雖毀之而何傷諒吾志之不
奪嗚呼善道嘉肥亦上聖之所師遵養清熙是至人
之攸待然而突起堂焚舟傾棟覆將銀手以為儀金
口而持戒固志士之所不安仁人之所無悔也夫以
邦昌之謫侂胄之恣不敗以二公為不忠二公為儉
事但權寄所起戈戟橫起吾道之不託於缺門猶缺
門之無賴於青史時既值之又何訛焉嗚呼欲而得
仁則曰不貪求而得仁則曰無怨道足以濟一世則
俟神聖而不疑道足以存其心則蹈水火而無患錄

今以觀二公何貪何怨繇二公以觀於今又何疑而何患乎嗚呼愛惡不齊吾齊之以性榮枯不齊吾齊之以命語性則二公與萬世共和語命則萬世與二公同敬敬義立而德不孤中和致而物性盡志二公之志不以盛衰殊觀學二公之學不以平陂因運遠近去就歸潔其身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不肖之所告於二公即二公之所質於先聖又何俟於人夢而定天定而人勝乎於是與某等同致微忱以邀神聽為之漾曰遷喬出幽何所營兮我岡疎梧何所鳴兮盛治未央方邁征兮精靈在天資友生兮道同乃謀志和平兮日中殷憂為持傾兮往者勿追來從茲兮黃雲在天河漢清兮昭昭二公子目成兮

鄭若曾福建防海事宜

浯與水寨缺福建五寨俱江夏侯所設浯與水寨原設於海邊舊浯與山外有以控大小岫真之險內可

以絕海門月港之奸誠要區也不知何年建議遷入
厦門地方舊浯與棄而不守遂使番舶南來據為巢
穴是自失一險也今欲復舊制則孤懸海中既鮮村
落又無生理一時倭寇攻劫內地哨援不及兵船之
設何益哉故與其議復舊規孰若慎密厦門之守於
以控泉郡之南境自岱墜以南接於漳州哨援聯絡
豈非計之得者哉

南日水寨 原設於海中南日山下北可以遏南焚
湖井之衝南可以阻湄洲岱墜之危亦要區也景泰
以來乃奏移莆田縣吉了地方仍以南日為名舊南
日棄而不守遂使蕃舶北向泊以寄潮是又失一險
也今之事體與浯與相倣有兵寄者其思為哨守應
援之規以撲寇蹤於未熾哉

烽火門水寨 原設於福寧州三沙海中永樂間倭
寇犯境議撥福寧衛大金所官軍防守秦與羅浮官
井洋皆轄焉 正統九年侍郎焦宏以其地風濤洶湧

不便棲船徙今松山寨地方其後官井洋雖添設水寨而沙埕羅江古鎮羅浮九漚等險孤懸無援勢不能復舊矣須官井羅浮沙埕南北中三哨羅江古鎮兩哨聯絡策應庶可恃為福州之藩戶也

銅山水寨 漳州府所轄地方漳浦一縣最近海與設水寨者二銅山西門灣為把總水寨而元鍾則受其節制者也故今止以五寨為名初水寨在井尾灣景泰間移今西門地歲撥鎮海漳州永寧衛及元鍾銅山所軍分番巡哨而北自金石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連廣東險阨所係匪淺也須以銅山元鍾巡哨之兵分守南灣雲蓋寺走馬溪金石等處俾倭船之自浙趨閩及慣徒之勾引接濟者嚴遏其衝則有以控八閩上游之勢矣

小埕水寨 小埕北連界於烽火南接於南日連江為福郡之門戶而小埕為連江之藩翰也海壇連盤雄踞聳峙若南屏然為賊船之所必泊其所轄閩安

鎮北菱隄山諸巡司為南北中三哨無事往來探視
有警協力出戰則此寨之設為不虛矣三四月東南
風汎番舶多自粵趨閩而入於海南粵雲蓋寺走馬
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
元鍾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
不得泊矣其勢必拋於外語與外語與乃五澳地方
番人之窠窟也附海有語與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
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緊要港門則必不敢泊此
矣其勢必趨於料羅烏紗料羅烏紗乃番船等候接
濟之所也附近官澳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
守此則又不敢泊此矣其勢必趨於圓頭峻上圓頭
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扈福金
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此矣其勢必
趨於福興若越於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南日則有岱
墜湄州等處在小垵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門
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

先會兵守此則人不敢泊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遁者况乘其疲而夾力攻之豈有不勝者哉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福建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然後敢貿易濟以嚮道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猶北陸之有奸細也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國朝明禁寸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為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則易以混焉要之雙桅尖底始可通番各官司於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計號違者燬之照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蓋有船雖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是採捕之船則計其合帶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回也魚蝦之外

有無販載番貨乎有之即照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須海道官嚴行設法如某寨責成某官某地責成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灣束以某甲如此而謂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

一倭人至福建乃福人買舟至海外貼造重底往而載之舟師皆犯重罪之人也若至沙板雙與等處訪之則某家船將至未至及至某灣自有人說而知之一處貨到各處無不知者

一漳潮乃濱海之地廣福人以四方客貨預藏於民家倭至售之倭人但有銀置買不似西洋人載貨而來換貨而去也故中國欲知倭寇消息但令人往南灣師為商人與之交易即廉得其來與不來與來數之多寡而一年之內事情無不知矣一區處福建之法若用福船捕之萬萬不可須用福船而不用福人架使若用蒼山人架使倭於福建外海而截殺之倭船必非齊來乃一艘二艘以漸而

至也至即擒之則後至者將聞風而回矣一八閩多
山少田又無水港民本艱食自非肩挑步擔踰山度
嶺則雖斗石之儲亦不可得福興漳泉四郡皆濱於
海海船運米可以仰給在南則資於廣而惠潮之米
為多在北則資於浙而溫州之米為多元鍾所專造
運船販米至福行糶利常三倍每至輒幾十艘或百
艘或二三百艘福民便之廣浙之人亦大利焉兵興
山嶺戒嚴擔負既難而募召之費又衆大戶所積莫
肯輕糶海運又厲禁焉民食兵餉如之何而不匱也
故經畧福建之策莫先於處糶糧糶糧若缺則五粵
之兵雖設譬之衣冠之人外貌可觀而五內腐裂四
肢痿痺未有不喪亡者蓋不待倭攻之而後地方為
難保也今日足食之計有二其一須申明祖宗之意
止禁雙桅船隻私通番貨以啓邊釁所謂寸板不許
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絕民採捕於內海販
糶於鄰省也嚴其保甲令民沿海運糶則廣浙有無

相通而福民不患於無食矣其二官府提編銀兩輸解督府春夏給為兵糧時價方貴有銀無米兵甚苦之不如令有司以銀秋糴賤米則米數多春而隨兵所至就以為餉官與兵不利乎兵餉既備民食亦充軍門以別省善戰之師三五千人調至於福大振威克宜惟倭夷不能為福建患將使福民之勾引接濟與倭為黨者永水其不敢矣工部侍郎趙文華云禦賊之道曰守曰攻曰撫治直以守治浙以攻皆因地度勢而為之也若治福之法貴於撫而已矣福地素道番船其賊多諳水道操舟善鬪皆漳泉福寧人漳之詔安有梅嶺龍溪海滄月港泉之晉江有安梅福寧有桐山各海灣僻遠賊之窩嚮船主喇哈火頭舵公皆出馬若調福蒼船捕倭內多賊黨又其界潮州南畝番船貨萃猝難盡誅惟官府處置得宜嚴為畿察所調用海船實貨編號以次俟放助裝充餉惟無號者禁捕之賊必消其勾逆

轉為我用矣
都御史唐順之云賊之根本實在閩中海上經略此
第一義况一海相通喘息閩賊亦浙直賊也
都司戴冲霄云福建邊海貧民倚海為生捕魚販鹽
乃其業也然其利甚微愚弱之民方恃乎此其間智
巧強梁自上番舶以取外國之利利重十倍故也今
既不許通番復并魚鹽之生理而欲絕之此輩背坐
而待斃乎故愈禁愈亂不設法而利導之使海濱貧
民得所亂源何能塞也
又云福建五灣水塞乃江夏侯所設俱在海外今邊
三寨於海濱曰浯嶼烽火門南日是其舊寨一一
可考孤懸海中既鮮村落又無生理一時倭寇攻劫
內地不知哨援不及兵船之設無益也故後人建議
移入內地移之誠是也信國公不設險於下八山等
處而設於舟山之沈家門可見江夏侯之識見不逮
信國遠矣欲復祖宗之制須知斟酌乃善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閩之一省北接浙江之界為烽
火門水寨原設官軍把守為因勢孤援寡軍門朱公
添設流江寨為犄角之勢此誠隨時立法之權但官
軍之數不及各寨之半難以助本鄉防護議者欲將
流江併入烽火門不若增添流江官軍形勝並據聲
援相及此最近是仍令福寧州相近巡司官兵同心
哨捕不許役召買問等弊又吾與水寨舊址向在海
洋之衝可以據險寇不敢近今乃移近數十里在於
中左所地方與高浦所止隔一潮致月港松與無復
門關之限任其交通其舊吾與基乃為寇之窠穴漳
州海滄之人悍謫尤甚素號難馴嘉靖年間始置安
邊館輪委通判一員治之半年一更上下皆無固心
無益於地方海防之助况在前之議猶有紛紜者似
為可草又走馬溪番船直泊近年官軍柯海道等戡
殺寇盜皆在彼處議者欲令詔安漳浦近縣巡捕官
十員更番住守且與銅山寨元鍾灣軍民官兵協力

相機以便剿捕至於泉之安海向雖通番猶有避忌
邇年番舶連翩徑至近地裝卸貨物皆有所倚也議
者欲令府佐截一員時巡常住或可潛消
又云沿海地方人趨重利接濟之人在處皆有但漳
泉為甚餘多小民勾誘番徒窩匿異貨其事易露而
法亦可加漳泉多倚著姓宦族主之方其番舶之泊
近郊也張掛旗號人亦不可誰何其異貨之行於他
境也甚至有藉其關文明貼封條役官夫以送出境
至京者及其海船回番而剽掠於遠近地方則又洋
為之辭曰此非此夥也乃彼一舫也訛言以惑人聽
比及上司比青水寨巡司人等間有一二官軍捕獲
寇盜人船解送到官彼為巨盜大駟屯住外洋者反
役智用倖致使著姓宦族之人又出官明認之曰是
某月日某使家人某往某處糶稻也或買杉也或治
裝買匹帛也家人有銀若干在身捕者利之今雖送
官報贓尚有不盡法合追給或者有利之司懼禍而悞行

追懲但據賊證與所言之相對不料所言與原情實不同其官軍之斃於獄而破其家者不知其幾也彼巧於諂而計行此屈於威而難辨柰之何哉以致出海官軍不敢捕獲不若得貨縱賊無後患也槩以下海之律彼獨無可罪乎調停之法亦必有道或欲訪廣東市舶司及各邊開市之利使番徒報貨抽稅歲可得銀數萬兩以充軍國之用亦且通商惠民上下咸利但恐海邊之人貪利無厭強暴弱智吞愚不免羣聚為姦勢所必至似招之為寇也何以禁其後哉况城狐社鼠之相倚有難以盡詰者則稅之所入將不在公家而咸歸巨室矣又暹羅朝鮮日本瓜哇等國通事照會典各有定數其不通夷語及誤事者法禁甚明今漳泉之人冒濫名色假為通事實多通謀而誤事之孽有不可追者亦當察而更革之可也都司戴冲霄云閩中事體與浙直不同惟在撫之待宜而已蓋寸板不許下海之禁若行於浙直則海濱

之民有魚鹽之利可以聊生而海洋即為之肅清若
福建漳泉等處多山少田平日仰給全賴廣東惠潮
之米海禁嚴急惠潮商船不通米價即貴矣民何以
存活乎愚聞漳泉人運貨至省城海行者每百斤脚
價銀不過三分陸行者價增二十倍覓利甚難其地
所產魚鹽比浙又賤蓋肩挑度嶺無從發賣故也故
漳泉強梁狡猾之徒皆通番愈過愈熾不可勝防
不可勝殺為倭嚮道者官府繫其家屬不敢生還歲
歲入寇是外寇之來皆由內寇糾引之也福建之亂
何時已乎福亂不已浙直之患何時而靖乎唐荆川
云倭患始於福建福建者亂之根也諒者言乎如愚
見莫若因其勢而利導之管撫海道衙門令漳泉巨
室有船隻者官為編號富者與之保結許其出洋南
則哨至廣東北則哨至浙江裝載貨物納稅自賣督
之以將官限之以汎地交牌般驗其回也南則許販
惠潮之米北則許販福寧温台之米但不許至外國

及載番貨今也海禁太嚴見船在海有兵器火器者不問是否番貨即捕治之米穀魚鹽之類一切厲禁據其迹雖似犯法論其情海船往來非帶兵器火器無以防海寇之劫奪不有可原者乎明乎此則民情得伸而亂源可塞矣雖然亦未也將欲撫之必先威之練兵足食使在我之威足以制賊則民有所憚而聽吾撫治撫治而不從者然後兵以剿之是故能攻而後能撫知撫而不知攻者吾未見其能撫也按福建經畧之術有百年之長策有一時之權宜何謂長策修復海防舊規處置沿海貧民得所使不為賊內應是也何謂權宜今日福建之患有二曰山寇曰海寇海寇乃本地之民糾之而來苦無兵以殄滅之耳然欲練兵須先料理養兵之費費無從出必加賦於民夫福民不受官府約束其來漸矣常賦之額且不徵况額外加增乎吾知兵未練而變先激矣若非早為之所萬一福建失守則廣東將隔絕而不通而

浙江與福建壤其禍亦烈矣與其至此時而動各省之兵馬錢糧孰若早聞於朝請銀十萬兩募兵一萬人到彼操練不假福建之兵不費福建之財先將沿海通番之人與賊盡行剿滅兵威大振則破竹之勢山寇不攻自平矣由是而選練鄉兵由是而加賦充餉由是而修復海防舊規以為百年經久之計豈有不可行者乎

趙鳴珂廣福浙兵船會哨論

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界以守則勢弱而危考八番罪犯多係廣福浙三省之人通貨流剗南風汎則勾引番船由廣東而上達於漳泉蔓延於興福北風汎則勾引番船由浙而下達於福寧蔓延於興泉無賴之徒又從而接濟之嚮導之若欲調兵剿捕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適北急則潛移外境不能窮追緩則

旋復合踪有難於卒殄也人有一種奸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建者則於廣東之高潮等處造船於福建之寧紹等處置貨糾黨八番在浙江廣東者則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於僻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成十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十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灣等處與銅山之兵會遇有賊寇互為聲援協謀合捕賊勢豈有不孤窮而海患豈有不寧戢者哉

趙鳴珂福州五寨會哨論

烽火門水寨設於福寧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為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設水寨則又以羅江

古鎮分為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有五
小埕水寨設於福州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北
芟焦山等七巡司為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當會哨
者有三

南日水寨設於興化莆田縣地方以所轄沖心莆禧
崇武等所司為三哨而文港灣哨則近增設於平海

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哨者有四
浯嶼水寨設於泉州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

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
銅山水寨設於漳州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

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由南而
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

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北而哨南
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南日南日會之浯嶼浯

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常
山合捕會併陣如魚麗防禦之法誠莫踰於此也

趙鳴珂福建寧州守禦論

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
福漳是也冠閩要衝晉江之深滄獺窟興化之冲心
平海龍溪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溪皆
是也然莫有如福寧州之尤險者蓋大地形勢自西
北而東南至於福建盡之矣而福寧又為福建之東
南突出海中如人吐舌然其左為甌括海居東面其
右為福興海居南面福寧獨當東南北三面之海賊
舶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是故也舊寨在東北
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明永樂初置抽福州中左二衛
福寧衛大金十戶所軍守之秦與羅浮官井洋胥屬
焉正統間焦宏倡議風濤難泊遂
徙松山之下宜復舊而後可乎

趙鳴珂福建防海傳烽歌

傳烽號令妙無窮
閩地烽烟更不同
語與水寨第一
險形勢直與厦門通
一炮一旗控泉郡
一炮二旗南
日烽一炮三旗舉
烽火路一炮四旗望
懸鐘八閩上游
號南灣一旗獨舉
加兩炮雲蓋斜連
走馬溪春深只
恐東風到脫有風帆
泊外語兩旗兩炮柳
聲報小埕
北接烽火門屏藩
福郡號長城海壇
雄路雖稱險賊
船必泊要當心
菱蕉諸司如有警
兩炮三旗柳不停
五灣都衝是外語
番人巢窟要支吾
兩炮四旗柳傳會
哨官灣金門齊會
剿賊若敗走出何
方峻上圍頭避
風好一旗三炮響
如雷福金深滄兩
軍來兵逼濤衝
停不得不走連盤
走壇壁官井流江
合力攻岱墜湄
洲齊把截東斷江
浙西斷廣內防接
濟外防汲日旗
夜火柳如風小
醜么魔自銷滅

福建題設寨遊事宜

摘錄登壇必究

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瀕海倭奴為害自古已然
故在洪武十九年則以江夏侯周德興正統九年則
以侍郎焦宏景泰二年則以尚書薛希璉經畧海上
自福寧南下以達漳泉置衛十一置所十四置巡司
十五控之於陸又置水寨防之於海初惟烽火南日
浯與三寨景泰間增而為五時則戰艦如雲旌旗相
望且哨守皆衛所之軍有司無供億之費外威內固
有自來矣法久人玩武備日弛倭患突發舊制盡失
加以內地奸民勾引接濟南溲走馬溪舊浯與南日
等要害俱為番舶所踞於是廣募民艦旋設舟師五
寨之外又分守十有六溲力分勢寡所在莫支至嘉
靖四十二年軍門譚綸題設五寨把總以舊設烽火
南日浯與三艘為正兵增設小埕銅山二寨為奇兵
而又為之分汛地明斥堠嚴會哨賊寡則自為戰賊
衆則併力合攻以抗拒外洋海防爛然一新而南溲
屬閩廣之交海寇往往煽害萬厯三年軍門劉堯誨

會同兩廣軍門題設南灣副總兵懸鐘遊兵把總盜賊之淵藪既據而氛祲漸銷矣其設浯銅海壇二遊總則自隆慶年也夫計全閩海道不過二十里之程耳五寨三遊聯絡犄角誠不為踈然向者五寨兵船各四十隻兵二千二百餘名今節次裁減船數雖存大改為小兵僅存三分之二又大半貼駕軍兵人無固志官難約束望其乘風破浪殲鯨鯢於海外不亦難哉倘欲禦大夥倭寇非復譚軍門兵制之舊斷不耳可

寨遊要害事宜

遊擊王有麟曰論閩事者往往以復江夏侯舊寨為說又有言其不當復者不知今之寨遊雖設在舊寨之內而其哨守常在舊寨之外具言當復與不必復者皆割紙上空談而未親歷海上者也

必全壇

問今之倭視昔何若曰昔之倭倭之部落也其來無幾今稱鬪白者倭之首長也其衆難計今之民情視昔何若曰昔之民情病在怯敵今之民情病在狂敵夫倭情不同不過厚為之備耳至於民情則其故難言也自嘉靖末奸人誘倭入犯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視倭如鬼神虎豹不敢嚮邇一倭持刃而上數十百人豕奔瓦解無可誰何及久而習見則知其技之止此耳乃一二名將遂收功蕩平間有餘黨伏窟窮餓山谷間樵夫豎子皆得誘而殪之今猶耳濡目染知倭之莫能為毒也然天下貧者多而富者少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彼貧者視富家之豪華輒云倭來若等我耳入或為勢家所拂鬱則曰倭來若無噍類矣至游手無賴之徒則曰倭來吾且因之以為利而其不可言者毋論已故曰昔之患在怯今之患在狂也然則如之何曰以閩中論之但當禦倭於海則變無從生一入內地其禍蔓延矣以天下論之但當禦倭

於朝鮮使片帆不渡若一犯中國則未易救藥矣乃若撫馭人心厚重本計則有主者在必登壇

國朝魏荔彤漳郡山水說

魏子守漳之明年辛卯元朔次日干支與歲同揭客乘城環望四際因而嘆曰美哉山河乎乃揖客而進之曰形家者言固難盡信而辨方正位所謂形勢亦未可畧也郡自大庾熊崗行而東南而天寶三峯逞出奇秀祖德綿亘矣烏石油車之間蘊蓄氣脈排闥送青而紫芝高挿閣中憑高居重洵稱雄奇久為浮屠盤踞儒墨混用前哲之所以興嘆也郡邑建設反以偏處一隅不無卑棲之憾焉睇審外勢丹霞石巖名第峙於向明文山鶴鳴鳳凰莫於出震員山新嶺揭鴻鎮於坤維周迴森密包羅寥濶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茲地實有之縱目騁覽萬象俱足獨元首孤露城外脫冠冕而達首則尊崇之體不具矣邑人

版築鋤鍾有司不戒齒牙峻嶒師訟數興豈無由乎
若夫遠城郭通潮汐誌言風氣之萃止於南溪也是
已與郡西北之九龍溪相為環帶合流朝宗匯派十
巖迴瀾九曲雲漢昭回於斯可見復約以紗帽水頭
之鉗鈕扃以圭與鎮衛之闢鎖天造地設陰陽合德
清濁有章然比來之詠三星而嘆滄桑抑又何邪間
嘗思之山水之顯晦各有其時人謀之得失各異其
應何則地待人而遲速之數則有所操人待
時時待地而靈頑之體又有所變此災祥之所以不
一而治亂之所以難齊也然尚有說焉莊生云水之
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
負大翼也無力今漳之為郡山高而水不深形大而
力不厚風俗恐趨於浮靡人心恐流於儂薄學術事
業恐華而鮮實盛而未永是不可不知所以培之也
建閣豎塔壘卽壘阜培之使高鑿河濬隄垣堤束閘
培之使深猶未也吾夫子不云乎知者樂水仁者樂

山天地以山水為性情人心以仁知為性情仁知形
上之道體也山水形下之器用也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使有明體達用之君子出而
挽世道正人心一歸於淳龐敦厚之風而成慈良樸
茂之俗則猶是茲山茲水一轉移間體用具舉又何
有古今靈頑之別哉顧予非其儔也姑述斯說以俟
後之君子論賢馬客曰誠哉是言也世有惑於術家
謬妄之談泥形體固知道德類情之理者是可起而
矣悟

趙國麟禁止搭臺殉節告示

為申明飭禁賢智之過以正人心以端風化事照得
婦人守節從一而終理之正也身遭強暴捐軀明節
理之變也變而不失其正也若夫勇姑無恙叔嫂有
依必慷慨一決從夫九地於死者雖無媿於生者何

其惡此賢智之過非理之正也至於為父母兄弟者
家有守節之婦當安撫以全其生不當慙恚以速其
死孺子匍匐而入皆生惻隱牽牛無罪而就猶然不
忍乃至親骨肉坐視其死而不救亦已惡矣况更為
之築臺設祭扶掖投繯儼然正法之場死者何罪觀
者何心一人節烈衆人豺狼名為美舉實傷風化此
不獨非理之正而更大背乎理者也閩省舊有此習
本司素所深憫正欲出示曉諭禁止忽有楊氏殉節
一案閩學僉呈旌其烈舅氏互控悉其由夫婚二日
迫繼母而投河氏痛終天避郎叔而赴水移冢婦為
介婦姑意早定於長子未死之前易舊婚為新婚叔
志更切於嫂手既援之後為楊氏者雖有舅姑竟成
強暴雖有伯叔何異冠雉歸無所歸守無可守有死
而已且能先葬姑柩次登繯室更可謂明於大道從
容就義者矣所不合者獨築臺一節猶染舊習然非
本心也觀其投河者再其志亦誠可悲已本司親臨

其塚為文致祭枷號郎叔於墓下扑責舅氏於墳前
用懲頑惡以慰幽自但本司恐軍民人等惑於俗習
過當之風不明本司一勸一懲之意故特為申明楊
氏之節所以有必死之心者實無可生之路非善其
死之迹乃善其死之心也為此示諭閭屬知悉
凡守志者當思願為節婦不願為烈婦凡為節婦之
父兄親戚者當周旋防護開導勸諭使其知一死之
不足以及塞責則有節婦之樂無節婦之苦庶人心風
俗皆得其正若仍循故套輕生釣譽登臺生祭本司
不獨不為表揚枷扑之刑且將加於烈婦之門矣慎
之戒之母負本司化
民成俗之意可也

福建通志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福建通志卷七十五

藝文八

賦

唐黃滔送君南浦賦

南浦風煙傷心渺然春山歷歷春草綿綿那堪送行
客啓離筵一時之萍梗波濤今朝惜別千里之秦吳
燕宋何日言旋當其繫馬出船候潮待月低徊而少
婦對景愴恨而王孫望闕莫不撫解竹以淒楚撥湘
絃而激越且當蘋澗把芳酒以留惟莫被薰風吹片
帆而便發君不見陌上塵中奔西走東車輪似水馬

足如蓬夜泊而猿啼霜樹晨征而月在煙空爭得枝
間比翼更同於越鳥只應波上離羣便逐於燕鴻莫
不大苦行人偏傷別妾龍媒而嘶出金埒鸞扇而持
歸玉篋于時莫展歌頻全沈笑厲郊天路口愁攀爽
渡之柳條採蕨山前恐看解維之桂檝是知無人免
別有別皆傷使人落顏貌枯肺腸淚成兩鬢侵霜朝
悲五嶺暮怨三湘夢去不到書來宜常况一川之煙
景茫茫橫衝楚徵兩岸之風濤渺渺直截炎荒無不
銷魂如何舉目齋行而寶劍三尺留下而明珠十斛
林駢膠木推誠而敢望合惟洲躍嘉魚取信而當期
剖腹及夫樂閨人散龜飛日曛遺鞭却取解珮還分
玉窻之歸步愁舉蘭棹之移聲恐聞須知赤帝之江
頭兩心似火莫自蒼梧之岸曲一去如雲雖佇錦衾
而贈我終檣錦字以酬君已而誰不別離別離如此
誰不相送相送于是則
東門與北梁不足云爾

元林仲節四靈賦

惟大鈞之播物嗟變化之不同雖偏塞之有間亦和
粹之或鍾伊百獸之孰靈曰麟鳳兮龜龍其靈伊何
為瑞孔多或出魯而卜聖或鳴岐而應和或浮洛而
薦瑞或出河而負圖德感而應者興二南之咏樂成
而儀者紀帝典之書九江納錫昭上貢之盛六御時
乘應乾德之符其為物也或毛而孽或羽而儀或鱗
之長或甲之奇麟之為靈也角不以觸趾不以跂雛
有生而不踐草必黃而後濟麟兮麟兮著於春秋兮
詠於詩鳳之為靈也體乃象德鳴兮應時非竹實兮
不食微岡梧兮曷棲鳳兮鳳兮文明之祥兮匪德之
衰龜龍之靈也神以妙物澤以及時或守國以紹明
或雲從而天飛龜兮龍兮神化之盛兮稽易而可知
粵若先民傷時思昔紀禮運以成書表四靈之為德
匪胃網之可求豈阱獲之能執若為畜而可馴乃至

和而自獲彼昏不知孰明斯義誇元狩之瑞浪傳一角之奇紀五鳳之元徒取羽毛之異元君入夢騁析說之荒唐夏積藏滌涉紀聞之茫昧下有謬誕之徒曲學之士束脯而食語有奇而不措祝藻以居禮雖盛而匪智引笙而下料王子之空談網梭而飛唾晉人之妄議蓋致是者不求史傳之支離而必明經典之所指乃知禮經之言所以傷今思古而想像乎四者之為瑞也詞未竟客有謂余者曰子徒知昔人傷今思古而不思推古以證今也夫四靈為畜則王者可制禮樂豈無其事而虛語哉洪惟聖神御四方而正四國張四維而立四極居四大而順四時數四瑞而體四德乃若四者之應則麟鳳之在郊龜龍之在沼振振踰踰蛇蛇而不知其幾也今子徒騁五經之緒餘而不覩文明之盛事辨紀傳之荒誣而不鑒德盛之所致誠下國之鄙人也賦者於是逡巡而起改容而謝乃續而為四靈之歌曰麟兮仁兮鳳兮

文兮龜龍神兮今世之珍兮禮樂斯
興道厥淳兮於赫盛德維皇元兮

陳普天象賦

垂萬象乎列星仰肆覽乎中極一人為首四輔為翼
鈎陳分司內座齊飾華蓋於是乎臨映大帝於是乎
遊息尚書諮謀以納言柱史私記而奏職女史貽彤
管之訓御官揚翠娥之色陰德周給乎其隅大理詳
獻乎其側天柱司晦朔之序六甲候陰陽之域其文
煥矣其功茂哉環藩衛以列曲儼闔闔以洞開北斗
標建車之象移節度以齊七政文昌制戴筐之位羅
將相以枕三台闢天牀於玉闕乃宴休之攸御肅天
理於璿璣執權衡而是預天搶天培以相指內厨內
階以分據雙三夾斗而變諧兩一宥門而佐助爾乃
天牢崇圉設禁暴之隄防太尊明位擬聖公之寵章
太陽接相以班跡元戈致杓而耀芒勢微微而寫映

輔翼翼而流光鼓枋成於八穀務春采於扶筐天厨
敬兮供百宰傳舍開兮通四方俾天官之繁緝蓋人
事之儀躅七宿畫野以分區五宮建都以炳燭既已
歷於中宮乃迴眸而自東覲角亢於黃道包分野於
榮中開天門之璀璨立疏廟之隆崇何大角之皎皎
夾攝提之融融是揭紀於變節是正綱於大同次則
梗河豫備招搖候敵汎舟元池飛觸帝席周鼎繁祉
天田望籍披三條於平道賓萬國於天門置平星以
決獄列騎官而衛閭陽門守於邊陲折威防於將奔
傾頑司於五聽車騎參於八屯望南門之峻闕覲庫
樓之威府偃塞列於四衛的歷分於五柱或藏兵而
蓄銳或重扃而禦侮煥蒼龍之中宿屬氏心以及房
聽朝露寢布政明堂爰俾其地於宋之疆粵若大火
赫矣天王鈎鈴儼如鳳闕積卒穆於龍驤天輻備於
輿輦鍵閉守於闕梁騎陣啓將軍之位從宮主亟暨
之職罰作贖刑日為防德二歲防非而體政七公議

賢而糾慝陣車雷擊乎其南天乳露滋乎其北彼貫
索之為狀實幽園之取則歷龍尾以及箕跨北燕而
在茲配四妃而有序均九子而延慈龜曳甲而波泳
魚迴鱗而水嬉天江為太陰之主傅說奉中園之祠
棘為箴揚之物杵為春臼之用天銜司其開閉丈人
存其播種狗以吠守姦回靡縱却睇女牀前臨天紀
曜棘庭之金印燦椒宮之玉齒中有崇垣厥名天市
車肆中衢以連屬市樓臨策而鬱起帝座頽而獨尊
侯臣熙而變理宗星派疏而遠集宦者刑餘而近侍
列肆與屠肆分行宗正與宗人間峙帑度立象以量
用斗斛裁形而取擬若乃毗北官於元武洎南斗於
牽牛賦象通擬廟之類司域蔭江淮之洲建星合曜
於黃道天弁寫映於清流河鼓進軍以嚙嚼兩旗夾
道以飛浮天象委輸於南海狗國分疆於北幽難揚
音而顧侶斃躍影以來遊天田鄰於九坎羅堰迫於
天柁是司溝洫是制田疇遠聳睇於漢陽乃攸歸於

織女引寶疏圍綠絲弄孖策道清塵而俟駕漸臺飛
灰而候侶可以嬉遊可以臨處規須女之繪室奄閭
邦於會稽離珠曜珍於藏府匏瓜薦果於宸闈離瑜
佩瓊而衽服敗瓜委蔓以分畦其外則鄭越閭國燕
趙鄰境韓魏接連齊秦悠永周楚列曜晉代分同天
津橫漢以離光奚仲臨津而汎影既編梁以虹構亦
裁輪而電警列虛危於齊濟職悲哀於宗廟墳墓寫
狀以孤出哭泣含聲而相名敗白察災以播暉天壘
守夷而駢照司命與司祿連彩司危與司非疊曜同
禍福之多端總興亡之要妙人掌詔以優遊儼為人
之質象鈎主震而屈曲宛如鈎而取像車府息雷穀
之音造父曳風雷之響杵軍給以標正白年豐而示
仰土吏設備以司存斧鉞用誅之所掌虛梁閭寂以
幽悶蓋屋喧轟而宴賞天錢納贖以山積天網總與
而野饗北落置候兵之門八魁建張禽之網膽廟府
於室壁諒有術之封畿布離宮之皎皎散雲雨之霏

霏露窟交震雷電橫飛壘壁寫陣而齊影羽林分營
而折輝土公司築而開務天鹿飛御而起機騰蛇宛
而成質水蟲總而攸歸動則飛躍於雲外止則盤縈
於漢沂規奎壁之分野辯鄒魯之川陸秦馴獸於園
園隸封豕於溝瀆左更處東而掌虞右更居西以司
牧立囷倉之儲聚榭澗屏之重複司空主土以知祥
鐵鎖營島而蓄畜軍南門列棘而出衆天將軍揚旗
而示遜惟王良之策馬知車騎之滿野蒙居河而路
塞策戡鞭而電寫閣道竹遊而據中附路備闕而居
下巡胃倉之節卑直趙地之郊衢昂旄頭而肅引畢
參車而迅驅卷舌列天讒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
高望氣天讒備巫卷舌安其寂默附耳矜其諂諛天
船汎影乎天瀨大陵分光於碧虛貯積水而窺害包
積尸於壘靄礪石資乎鉅及月宿歸夫太陰天街畫
於戎野天河察於山林天節宣威於邦域天陰進謀
於腹心天庾積粟而標稔天康備稷以祈敬天園曲

列兮儲芳樹天苑園開兮蓄異禽芻藁遵納桔之軌
殊口曉重譯之音九游排鋒以進退軍井依營而淺
深八闕巖扃於卑野諸王列藩於漢潯何五車之均
明而天柱之昭煥納五兵之藏府園七國之邦賁天
潢利涉以淪漣咸池浮津而蘇漫闢岷城之列壤肺
臂參之耀形示斬割之明罰收揀旅而獲寧參旗懾
於邊寇玉井通於水經座旗肅穆而昭禮司怪幽求
而發寔屏嫫於客厠咎於圓亦有天屎資黃效靈於
是仰東井之輿鬼覽西秦之霸邑質明祠而變生鉞
萍水而利及四瀆斷江淮之候兩河占胡越之急水
位瀉流而迅奔天罇奠羞而回集軍市通貨而圓綴
五候疑議而衡立積水醞鸞酌之芳積薪貯牲庖之
給野雞候兵而據市天狗吠狼而映漣闕邱擬乎兩
觀水府司乎百川狼受戈而野戰狐屬矢而承天老
人祚主而秋照丈人遁神而夜懸扶柳星以及張識
周彊之爰啓儼味頸以分噤奉滋裳而賜醴觀乎軒

轅之宮宛若騰蛇之體交雷雨之藹藹列后妃之濟濟
濟酒旗緝宴以承歡內平絕愆而執禮燿含烽而謀
寇實防邊之有僕長垣崇司域之備少撤尊處士之
缺外廚調別膳之滋天相居大臣之位天紀錄禽而
獻齒天廟嚴祠而毓粹天稷播五穀之勤東甌表三
夷之類爰周翼軫厥土惟荆驅風驛之千乘奏雲門
之六英長沙明而獻壽車轄朗而陳兵青邱蔭於韓
貊苑府總於琴望軍門坐屯於軍閫司空掌土於司
平賜太微之崢嶸啓端門之赫奕何宮庭之宏敞類
乾坤之翕闔四座謀一帝之神九卿踵三公之迹儲
以太子參之幸臣從官肅侍謁者通賓郎將司戟於
丹陛郎位含香於紫宸議淵謀於五位警嚴衛於常
陳仍寄屏以持法控端門之內闈明堂演化靈臺候
神虎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胡天漢之昭回自
東震而綿絡北貫箕而昭斗南經說而躔籥合乘津
之汎派分漂杵而桴閣歷五潢而浩漾淪七星而迴

薄惟木宿之舍精曉歲星之有麗雖盈縮所察禍福
攸繫然夫得之者隆失之者替作明君而耀朗罰昏
主以光翳下為社靈上儀人帝如天胎而毀卵具戢
仁而弛惠則同驚愆期前馳舛契奮槍楛而示隱峙
垣樓而表戾粵若熒惑火帝之精每執法以明罰必
同災而告誠守其邦而歲踐去其野而時清若齡信
而曠禮則下乘而上征右惟豐發合與憂并浮天欖
而聳劍列虫尤而耀旌司危見而國失昭明出而起
兵伊土位之播靈有鎮星之曜質尊所履為休慶視
所居為貞吉廣邦徵而斯留祐軒宮而戴出若崇奢
而賤義則行虧而度失或舍丹而舉兵或擒元而遘
疾旬始發而候起獄漢明而主黜彼金方之雜色有
太白之垂文乃降神於屏翳實建象於將軍如用兵
之不察匪先達之攸聞高出利於深戴順指著於宏
勳苟思蔽之不溥則禍變之斯分或龍芒而銛月或
引豎而橫氛六賊陳災而結禍天狗殺將而破軍咨

太陰之粹靈粵星辰之攸叙乘四仲而顯晦歷一周
而市履為用罰之淵謨為出師之令軌察函劍之相
去候征旗之所指非其出而憂寒錯其宜而將死若
淫刑而縱欲則委字而流矢白其角而延哀黑其規
而應水於是乎究經緯之終始徵幽顯之機符昭晰
乎為人主之明鏡杳藹兮實冥祇之秘樞固聲聞而
響集者乃形移而影趨若山石之旌處士若谷風之應
駒虞者也若夫退寒暑而弗舛中昏旦而無越界路
雲溢箕躔吹發亦有樞降軒而統電景瑞堯而麗月
雖盼變之難尋信英靈之未歇嘉大舜之登禪耀黃
星而靡鋒壯高祖之叙厯聚五緯之相從殷旭縱眺
識曹公之潛跡李邵流目知漢使之幽蹤荆軻入秦
白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蝕昴悲夫星隕如雨而周
替虹長竟天而秦滅蛇隨楚則九域吁嗟狗過梁則
千里流血晉君終而婺妖現漢帝圍而參暈結周楚
死而南衝晉齊殃而北裂自大辰以及漢彰宋焚而

銜燕或除舊以布新顯陳盛而姜絕諒吉凶之有以
匪災譴之虛設實固念以作狂在恭已而成哲是以
昔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宜設其官式司其告唐則
義和謹察夏則昆吾演粵或著殷巫之美復登周史
之號宋述予韋鄭稱禳竈唐昧將尹臬宣範甘德與
石中垂誥故能下守職而有恭上聞變而無傲此希
微之妙象豈蒙昧之專好有少微之養實無進賢之
見舉參器府之樂肆犯貫索之刑書恥附耳之求達
方卷舌以幽居且瑾靡而絕駟豈臨河以
羨魚望天門而屏跡安知公卿之所如

黃鎮成金鏡山賦

粵惟元氣盤束而融結兮此后天王之龐鴻判五嶽之
峻極兮領波濤之諸峯瞻茲山之巍巍兮據南紀之
避封視培塿綿亘於炎海兮實閩嶠之一雄道人實
閣東望而並驅兮麻姑四顧搖曳乎空濛灘水環繞

於其下兮靈源仙穴與蓬島而潛通飛泉數道瀉寒
玉平田萬頃疏流淥有時黃座赤日吐雲氣洗滌早
暎回和豐竄熙陽之巨鎮妙宰物之元功重巒疊嶽
世傳八十四面兮頽洞變化杳靄誰能窮玉芝瑤草
聚珍產濯以醴露春蒙茸碧樹元猿蒼崖綠熊一聲
秋籟動林薄萬里月色橫長空凌空絕頂罕人迹兮
惟有鞭鶯跨鶴雪眉碧眼於此時相逢拂予袂而遊
觀兮覺層雲之溢旨狹夙昔之有契兮撫光景而欣
從想匡廬之逸興兮傲迢躡乎前蹤松窓半榻對晴
雪瑤琴五月彈清風與山君兮逍遙肆巖棲兮從容
泰山標日觀仙掌擎芙蓉顧珊珊之霞佩兮逝將服
乎壽宮委芳澤之所美兮懷丘垤之所宗鏡山兮鏡
山八極兮誰同垂鴻名
於宇宙配喬嶽於恒嵩

鄭懷魁海賦

維青土之廣斤兮達舟楫乎淮揚跨閩越於嶺表兮
抗都會於清津爾清漳之錯壤兮旁大海以為鄉此
圭與於砥柱兮躋二擔而望洋浩蕩渺而無際兮汗
漫汎其瀰茫天連水而倚鏡兮萬頃漾其汪汪浩汗
駭其恢廓兮日景指乎扶桑乃若月幾望而載翔鱗
魚倦而反穴潮汐生於寅申進退應而不竭殷殷轟
其若雷滾滾噴其如雪爾其朝日方出時局明晨微
風徐起綠水皺鱗前無游絲後無織塵駕鶩鳴而上
下禽魚樂而相親度一葉於安瀾式迎揖於波臣乃
若靈龜伺更而夜吼江黃踳踳而致慨海豨乍起而
戲波水鳩翔集而成隊日月慘其無光乾坤忽而變
態陰雲霾而幻冥颶風號而駿隼沙石飛而雷奔巖
谷遇而崩潰於馬南走交廣北涉京師東望普陀之
勝西企海市之奇潮陽雄乎碣石合浦富乎珠池泊
乎沿海之地鱗環繡錯既台在其左番禺在其右四
衛羅列八方輻輳實以戍卒威以甲冑鎮海街岐尾

之險永寧映袋隊之岫平海護以烏姑鎮東障以海
口加以二七之屯擁帶前後犄角相持緩急相救斤
堦巡徼四十有五據要害而譏謬此陸地之兵扃門
戶而自守者也爾其五寨碁布樓船尾銜揮戈則白
日移營擊楫則黃雲生巒譬若常山之勢首尾應而
相參爾其南灣之山四絕嵯巢周迴數百餘里土環
錯於肥磽原隰宜五穀之種臺隍枕閩粵之交今成
財賦之府昔為劇賊之巢於是鎮以大將守以重兵
饋以兩省之餼築以百雉之城此水上之軍扼外侵
而馭輕者也若乃澎湖之與廣衍蕭條有魚鹽之利
多薪水之饒野犬同羣而夜吠山雞橋翼而晨偷林
木夏茂芥子春凋上迴京觀之封旁列茅茨之寮斯
乃寇盜之淵藪出沒之所邀也於是設細柳於東甬
列舳艫於山椒鳴警夜之笳角植赤幟之高標姦宄
於馬屏跡題題於馬潛消若夫氛氣清爽百寶星羅
水靈獻瑞海童效歌珊瑚兮七尺琅玕兮千柯青蚌

伺春而產粉紫燕避秋而成窩水晶削珠而取火似
山若石而浮波珠胎候月鏡樹婆娑石花紫菜苔藻
如莎龍鬚爛熳鹿角嵯峨乃有神龍赤螭變化靡常
或雲或霧或雨或暘蟠蟄之地垂涎凝香亦有大鯨
吹浪而沃日首尾橫亘乎西東其長不知幾億萬尋
舟行累日方覩其終海翁揚髻而鼓鬣鼉昂首而
嵯岈朝發浴日之淵暮宿鯨壑之涯潛鱗甲於淺瀨
曝腮尾乎平沙遇潮退而忘返遭嗤笑於魚蝦或乃
紅鯨鼓浪金鱗翻濶比日成雙貼沙扁半四腮多於
松江龍蝦大於掌腕白帶銜尾而旅游鰻魚孕子而
無算鱣張翼其若飛難司晨而舉翰水母泛若以隨
潮海馬無足而能驛亦有性似魚而異類為爾雅之
所餘則小管撲頭章柔魚木賊負蝮蝟之板石距
吞乳哺之諸皆能吹烟而取食八足痕玕以卷舒及
夫介甲之蟲螺蚌之屬賤似無用貴為珠玉甲香灼
屑而呈芳鸚鵡開盆而酌醪餘則蚶蜆蚶蚌蛤車

整寄生鳥蟬沙吐蠡馬刀畫水耘蜻壘石生蝶海鏡開
窓而映月西施吐舌而迎濤介則玳瑁之甲鼉龜適之
筒黑白燦若雲水巧器生於良工紫貝列乎珍寶石
決備乎藥籠劍陸馳而鬪虎蝟蚌穴處而禦熊斯
皆名侈多而汎雜庶衆而蕃衍假結網而未成徒
臨淵而歆羨於是有一蛋居之民不耕不鉉被飛鷄之
衣處游魚之室凌颯母之長風探驪珠之深淵乘洪
濟之初發魚維衆而相連雖丙穴之嘉種亦觸網而
麗筌其魚維何維鱗及鯉或蘆或蠡深藏待市或荷
蓑而自適或泛艘而夜釣唱漁歌而互答皆方有之
逸調鮫人逡巡而泣珠游魚聆音而躍跳集日中之
虛市俱交易而得所舍哨鼓腹優游樂潛若夫南風
夜吼鹵水生珠坎地為田履畝成區結青霜於暑路
堆白雪於陽衢質比玉而更潔視水晶而不踰生民
播具鮮食軍國賴其委輸爰考諸灣之島嶼兩洋暮
置乎東西則有下港舊港大泥叭齊六崑陸處順塔

山棲入有占城吳隊文策六阿難籠淡水琉球暹羅
呂宋併於佛郎朝鮮擾於東倭又有滿刺加米色果
彭亨之番南東浦寨丁居宜遲閩之異種北港通商
交跡入貢斯皆依疆而阻海結穴以憑潛既殊風而
異俗亦貪得而無厭或禿髮而跣足或繡體而亡襜
雖漢唐之黠武猶聲教之不沾迨明皇祖羽格三苗
下尺一之詔飛十丈之舸破遐方而效順稱荒服以
入朝於是使臣命舟師紀四極定羅經認畛域占風
雲辨土色審道里之遠近分天地乎南北梓三寶之
朱書垂百代以為則繼焉富商巨賈捐億萬駕艤鱣
植參天之高桅懸迷日之大蓬約千尋之修纜築天
后之崇宮建旗鼓之行列啓八窓之玲瓏乃涓吉旦
祀陽侯鳴金鼓發棹謳經通浦歷長洲觸翻天之巨
浪祀朝日之蜃樓獻餼殮於七洲之水焚毛羽於雙
崙之邱望夕暉之落雲知明發之多颺聆水聲之漸
響慮礁淺之可憂夜規指南之鍼日唱量更之籌外

域既至相埒灣舟重譯入國金幣通商期日互市定
會交售異玩希珍十居八九皮幣則有毳被氍毹瑣
版竹布飄若雲烟輕若紉素金粟滿箬中幣無數其
寶則有驪珠徑寸鶴頂千枚瑪瑙之環犀角之杯巨
象脫齒而瘞地琉璃明瑩而絕埃玻璃之鏡流黃之
簞珊瑚徑尺而輝丹剛鐸垂珠而炳艷銅鼓振金聲
之逢逢千玉貯涼冰之舟舟其香則有片脛生肌岐
栴通神芬芳着袖經月不泯黃檀沉水馥烈含辛丁
香安息劑品竝陳其藥則有沒藥血竭汀泥乳香大
風荳蔻阿魏檳榔白椒打馬紫梗雌黃椰子之酒代
醉西國之米當餐蘇木通染胡椒敵寒棕竹實中而
多節科藤疏葉而長蔓其鳥則有孔雀之尾翡翠之
羽鸚鵡學吱嘹之言樵鳥善婆娑之舞其獸則有駿
馬龍駒騏驎駮駟犀象羚羊牛鹿麀鹿齒牙角草堪
為用者難以殫紀持籌握算其利十倍出不盈篋歸
必捆載南薰今日晡東裝兮言歸回櫓兮心嬉反棹

兮鄉閭海不揚兮帆飛入門庭兮釋衣於是著輕綃
躍駿馬緝文茵擁媿冶考貨殖於史遽從鷗夷之大
雅方今旌旗所指鯨鯢彙殲倖飲至浪靜波恬士
安鐘鼓民樂魚鹽風和雨適年穀時登遠邦賓服民
賦不墜弓矢韜而無用甲第宅而相仍天子方且却
遐荒之獻勤恭已之修碎琥珀之枕焚雉頭之裘駟
奕游於上苑鳳鷲下於高邱聲名既溢於無外血氣
何微而不流爾乃陽春多暇連日融暄襟懷蕩滌氣
象昂軒於馬具康樂之殿攜北海之尊招方外之侶
登太武之崑凌鬼崔延峭壁尋幽深訪絕跡上千天
帝之堂下瞰馮夷之宅心驚倒影之塔日眩萬里之
石前瞻俊眺應接未閒則有陸鼉壘翠丹霞迴瀾跼
樓閣於空中颺廣袂乎雲間尾日月之出沒導潮汐
之潺湲極長眸於流烟連孤神於元蓋濡片管之綸
綜開千古之圖繪指三島與十洲莫仙人之可會且
夫漳之為國啓無諸於炎漢地有閭而必彰天靡蓄

而不爛雖枚乘相如之俊嚴助徐樂之彥莫能表揚
於涓滴徒向若而長嘆遂使臨碣之詠獨步於魏公
游海之篇擅聲於王粲况水無驚鱗島有馴雉倏忽
候闌而稱觀若伯潛形而遠馳幸遊遊於熙皞擴流
覽於無涯狎鷗鳥於水上乘貫月以來茲媿文瀾之
莫作仰學海而遙迤拘井竈之陋識聊裁筆兮徵詞

池顯方大同賦

有序

昔長卿賦上林而虛構夏熟事多不實太冲賦三
都而攷績岷邛乃敢搏思兩都兩京甘泉長楊率
皆天子之事易於揄揚故王適齡賦會稽假舜作
重夫賦風俗也奚以假為余賦同安設為問奇客
卿莊言公子鷺先生相答問之辭問奇者訪奇績
也莊言者感觸而重言也鷺先生者水鄉之可羽
儀者也雖文采固陋
用樞所懷爾其辭曰

有問奇客卿過同安介莊言公子請見於鷺先生馬
坐定鷺先生睇視而問曰客之神流意遠其將質以
寰宇之事乎客曰僕不敢遠請也僕濶於綢帙雅趣
喜遊步司馬子長歷江淮過龍門其文益跌宕奇崛
茲從九仙山西南行至大輪見山水迤邐峯巒秀媚
其所鍾靈必多怪瑰不知同之山川人物古今風俗
君肯為一開陳之乎鷺先生曰唯唯余同人也安敢
不識同事乎同之分野次在星紀隸於女牛貞元為
場天成益稠延鈞升為縣治王軾固其城猷嬰堞若
帶而峻岌瀆惶若谷而輟流署宇膠葛而凌漢市塵
雜沓而成郵駭快振之燾聶吸椽檣之離樓西南訖
為雄鎮海島恃為咽喉其山則巖礧嶺巖屹嶺巖
方削嶽嶮谿峭峴峴峴峴峴峴峴峴峴峴峴峴峴峴
者若削踰其搶然起者若驟鵠或駢羅若博象或削
聳若象笏或莪忽墜或平忽突發脈大尖綿亘東來
承以三缺從坑隄菟石榻禪牀巨跡封茲遠迤北廓五

墟屏間左輔則羣嶽環列躍馬舞蚪大輪遠逝而折
東羅峰攢翠而聳浮九躡蜿蜒而嵒竦孤御盤紆而
鬱澗右翼則五虎西嶂丹崖峻巖蓮花艷翕而織縠
夕陽峭菁而峭崿支圖醜筆於雲表苧溪帆影以朝
移至若天馬非瓠雙髻泰刺為離几兮吳淮窄崿龜
洋躡路為坎址兮豪山有禱雨之蹟羅漢有修真之
巖蘭谷結庵於斗拱輞川刻畫於鳳嵐登香山而慕
清卿兮驚乍畫之峻嶒過御石而思帝子兮恍福船
之弘砥滂海花園文士之所宅兮真寂禪寺宣邱之
所凭兮爾其川澤則灑灑溢溢泚泚沈沈溶澆滄漚
清泓沒滑激沫連珠飛泉流宇安溪為西派之所分
羅山為東源之所發厯長興合曾溪究潭膠盤坻滯
衝堤滇游森漫會於銅西右出竹山之坑折為湖上
之淮灑灑噴薄轉抱縣采苧川小同遠逝歸滙沙溪
林球砢砢赴海其陂則有齒梅碌磧赤竹經冬龜輦
崇勝龍潭五峯南東疆理儲水潤農具塘則有普慈

聖果崑崙浮鳥小鯤三會鹿苑李湖淨馬如練波馬
如瀘閣竇決渠溝澮盤益沃壤新畬旱潦無虞具球
則薛鵠長春龍室小崎高林連坂光孝涵洒火耕水
耨其笠糾斯引清洩鹵桔槔不施南薰輕織翠浪披
離諸名如麻諸勢如慕屈難窮指書豈盡詞至若衆
壑委輸滄溟為會繞乎金鞍之表漲乎寶蓋之外星
錯砥流犀真紫帶二摠二登鎮於深瀨南北秦武水
蒸雲霽奇衍禾山顛綺蕩颺靜鏡激漈扶桑若帚極
目萬里湛滌跟汪浮鷗天際狎翫釣叟蘋末驟颺濁
浪颺梧澗滌灌濟拍空迷斗天吳陰見艣舸雲秣靈
若遊之而徜徉河伯駭之而負醜若夫殺種則有安
南新留之春宜降來山香之秋益麥有大小麻有黑
白粟菽黍稷蔽畝充場可釀酒醴可御賓客其木則
岡松鬱鬱陵栢青青柯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相思
林檎檀荆葭茂栢梓蔥芋杜英遊絲裊裊席蔭篔簹
槎牙連卷輪茵飄縷布葉跃蔓挺幹慘撫迎露憲霸

從風莅鐸其竹則苞綠盤蒼篁索筠引敷蓋摩空徑
龍吐蜃風韻錚鏘雨音滴楮埒干畝於侯封閭三徑
於蔣尹其果則橘柚餘甘黃彈菩提菱角玉蘊蓮房
粉低平蒨蜀相含消漢梨龍血虬卵嚼之神爽青門
錦里剗馬意速批把為緞楸之金石榴為沁齒之盤
陳紫薦驪珠之艷翠顆羅霜苞之萋野篋則萑蒿茄甕
缺蕨芥壺溪毛則紫菜石花赤薺芹菰晚霜滋露種
種可需任土所麗佐鮮充厨至若名園奇卉則有芍
藥翻艷芙蓉滴紅月桂清芬籬菊霜茂麗春夢雲辛
夷書空海棠標韻水仙迎風舊薇浥露而噴香朱葵
傾日而朝東含笑似射雉之賈妻合歡非剖柑之唐
宗藥草之產尤為難名紫蘇栝樓蒼耳黃精薏苡射
干門冬南星石蠶半夏甘菊金櫻山梔地骨香附決
明銀花皂莢菖蒲藍藤澹漱中邪類濯外榮伯休嚮
之以市隱安期服之而長靈羽屬則有紫燕白鷗提
壺啄木文雌竹鷄釣魚布穀百舌畫眉斑鳩野鷺集

谷拂霄巧特鮮翻隨波水禽則有海鷗鷺鷺鴛鴦鷺
鴝鵒鵲鵲襪翡翠垂榮浮沈翻浴淋滲軒騰喙流翻
鷓鴣瀾戲汀毛屬則虎兔狐獺豹鹿麀麀猴彘豕
山犬狐狸管猿竹鼯貍豺窮奇胎駘倏侯號叫參差
或啖其陂或寢其皮或剥其鱗或焚其脂鱗介水族
則有金鯉跳躍銀魚婆娑鮪鯧鯽鱖鮓魴鱖鱉
文蟹命鼉巨鼉江枕海膽月蚌車螯龍蝦石首牡蛎
擁濤唳鳴游泳晶扇擊波爾雅難狀漁叟獻多至若
其人則山靈所孕地脈所乳錯若列宿紛若驟雨缺
經郡志纍纍難譜曰忠曰孝曰節曰義曰清曰慎曰
廉曰智為詞林之宗者為史事之貴者為人倫之冠
者為閭閻之異者探理義而躬行者尚節槩而篤至
者葢光於耕釣之流者寄跡於禪元之秘者既欲尚
論姑為品置直諫則陳納憑膽於揀茶許衍扼腕於
攬戶吳秘書之撰鱗李給事之干怒經濟則林裴停
駮於行河曹秘叱馭於秀麓黃萬頃陞對馬政而民

蘇石起宗禁寃寬鹽而人服楊仁甫之異政流香傳
國鼎之威風振肅孝行則蔡挺御封股事親楊氏女
取肝進父邇來尤多不可殫數死忠則守邕之蘇緘
全家委土死孝則給賊之弘綱父弟免擄死義則葉
秉乾不屈於沙賊胡有耀慘戮於戊午儒學則演脈
晦翁許王餘韻或恬澹而無欲或力行而善問邱鈞
磯之解義博洽聲問林茂貞之存疑接派泗汶循吏
則昆弟二薛或用奇眼荒或萃例輸錢前後二許或
惠政見頌或撫摩稱先南豐借留有吳伯全之澤延
粵東遺愛有陳以中之名閻蔗吏尊則宰輔蘇頌茲
局宏遠卑則訓導林同禮節挹損周源之囊橐蕭然
陳洽之例券却返文章則二石袖句瓊葩二謝摘詞
珠藻許權宋宜絢春華而苑媚蘇紳石首濯錦浪而
峽倒入有劉孟木之英聲許子遜之魁名隱逸則文
圃豹隱於洪公金榜龍潛於陳翁貞烈則吳康完節
林葉堅矢莊氏為閩閩之光張氏為武弁之美鄭高

母之皎皎如霜林三娘之凜凜自矜重以蔡別駕之
妾水清宋隱山之子投水又有趙陳二女甫醮而死
史載朝旌琬琰難紀縉流則笑堂寄咏於浯江黃蘗
留詩於瀑布覺光之斷臂建利惟慎之孤雲潔素羽
流則冲虛大師居觀而清脩栖霞真人置金而不顧
又有佛岡黃尼戒行高雌開元法周章服賜詔俱未
筭而持梵堪媿名乎靈照起自唐宋迄我昭代濟濟
獻哲汗牛充載世遠人湮史籍猶在或輝煌於甲第
或鐫刻於鵝鶩我觸類而憑思嗟蒼狗之異態同之
山川人物斯亦可採至鄉舉里薦荒陬珍瑰難一二
以言概公子在旁冷然笑曰君之腹藏二百日窮石
渠即虞淵暢谷之勝鑿齒雕題之墟凡高首所錄郭
璞所書君固可埒成都之舌而騁稷下之餘也至若
巨鎮孤島兵火所殪度厯培養生齒繁隸冠蓋驥軒
摩肩連臂賈貿紛錯士女覩麗通庠玳瑁取諸海濱
黃水銜山魚鹽若齊斯皆前代之所未集而堪輿之

所未逮者也君亦能詳計之乎鷺先生條爾侏條曰
余生聖世芸窓一蠹水鄉蛟穴實所未顧君請為客
一中數之也公子曰余亦非能外君之言也君稱秦
武是為浯州廣袤五十為奇十二巖月池晃眠雲石
翠蟹眼倒影諸勝俱備天鴈遠鳴雲鶴展翔浮屠達
景而托情熱谷臨山而增思題咏盈崖殘碑留誌其
東風沙若霰民宴俗樸漁火滿江波熨雪流輪鮮四
馳廚膳利渥其西家習鱸素人握靈蛇袞袞革宴燦
燦宮花次精法律蕭曾名家又有嘉禾彌迤鷺門洞
天迥異自闕乾坤突起洪濟古德蹟存南陳北薛桃
李成村陽臺雲鎖金榜虎蹲五老截薛釣磯潺湲仙
洞鶴嶺子晉吹管地靈人傑科甲雲屯或如芝草之
驟起或如星海而有源諸奇種種臨眺奪魂迥其所
鎮江夏肇功藩以二寨星羅艤艘倭夷流賊戊午內
訌趙武畧敢死於海上吳昭信毓禦於元鐘窮追曾
酋郎機始通旁達西洋商泊四窮冬發鷓首夏返梓

櫛朱提成嶽珍巧如蒿醜醜如淮肴品若蓰俳優傳
奇青樓侑觴蛾眉織賦綦履輕踣颯纏要紹七盤鴟
翔買眼拂袖燭滅滓香流連兮財盡博命兮花場榷
使橫索其貨物虎翼私剝而盈箱客卿曰公子之言
似若有感鷺君之言盛矣恣矣古來山川混沌湧出
人物濟濟何不見於春秋而獨盛於今日耶豈往昔
瓠圻化工未遑而景運之徒質耶抑蟬鳴蟋吟造化
不能違時而出耶抑唐陶宋鑄必至茲累培而後實
耶鷺先生曰君言信矣同之司牧隋唐以前無考矣
述至元符有令黃琮惠政人民故其風操身則峻為
吏則循又有孔君公俊宣聖令齋崇置學宮政蹟罕
儷故其俗多絃誦之風而成詩書之世有丞石子重
謁民歲租故其風宦多勲猷而丰裁獨殊有簿方士
端得盜棄嘗故其風豪俊拔俗而廉慎個儻有尉蕭
里赴義如欲故其風士多力學而行則馴篤國朝迄
今二百餘年前有時王後有二張頌德之碑長在却

金之亭猶芳其餘祠宇層疊俱燦縵細客卿曰斯皆
一時之澤製錦之手寧無抑之為山瞻之為斗而以
學裕後乎鷺先生曰子欲分治教而二之也昔有訓
導章文持重行臧又有教諭陸信誘掖有方率我多
士訪我文章典則不浮甲於閭鄉若是何如客卿曰
斯乃理理言行徒斤章程請問其闡先王之道伸萬
世之經演心宗於洙泗炳斯文若日星者鷺先生曰
昔有婺源元晦來薄是邑吏事勤敏首安輯學專
身心庠序是急訪求徐王以端士習推崇魏公聲教
沁入流風餘韻人爭樹立習俗由靡而入淳士行任
真而去飾東鄙地饒而勤朴西隄好剛而自克紫陽
遺教萬古未旻若是何如客曰至矣盡矣茂復請矣
然觀同之歲時風俗元夜則火樹慢爛笙歌入雲羅
綺曳錦油車氤氳端午則飛鳧競渡奪標棹紛七夕
乞巧於吉璘重陽落帽於參軍舍布褐而爭艷治去
文字而醉紅裙俗尚淫侈大異所聞鷺先生曰燦明

始於漢祀龍舟因乎楚鄉月宇遊於法善登高啓自
長房斯皆前人遺事寄趣樂場用節伏臘之苦用消
瘴癘之殃是何妨於理義亦何闕乎綱常莊言公子
曰我之所愛不在於此文明太盛人情漸靡交混水
醴誼翻雲雨行事多屬幽隱文章爭為奇詭毛嫵可
突犖靡可美勢重於文目賤於耳茅屋如水豪門如
市棰符之聚頗多廣癸之呼未已不亦生緯縻之憂
而流賈生之滓耶鷺先生曰子言太激吾聞俗雖中
庸可以教興今天子湛思求治振濁揚清顛棟賢令
廣撫黎氓編示正俗競持廉貞修塾課士發倉恤惻
天應霖雨於三日地茁瑞芝之三莖鳴琴化普醇風
復行有何雲雨之不散而蜀路之不平乎客卿公子
沉酣斯語扳輶勒鞶逡巡而去鷺先生客
退無事弄梅花而飛觥盼白雲而箕踞

黃道周梁鋒二山賦

壬申夏月泛鍾山東下買舟沂江西出貴池捫九華之巔既歸八月再出烏聊度筑頭入黃山九華以青蓮得名黃山託軒轅騰舉其岡皆嶙峋萃萃萬仞不極羽客縑流兔營鳥集九華自南天臺而下黃山自溫泉而上杖履冠笠蠅蟻不絕其哲人逸士亦多蹙躄折龜而從之遊者雖其久近殊顯而為衆所攀附稽禮一也予重繭經涉既十餘日坐卧雲海棲遲蓮韻髣髴夢寐思其儔匹臨漳之南二十餘里有都梁之山絡繹峻削亦數千仞其峯有蓮花香壚紫雲金光爵目瑞屏齊帝葛仙隼立烏翔九十有九高峭遐邇一一與九華相似或有過之當無不及臨漳之西又九十餘里有天鋒之山飛顛攬睨亦有萬仞洞壑綿亘鉤梯懸絕猿鳥四時騰空窅徑其巖廊詭嶽或數十步皆在山脊如束腰帛其垂瀑靚注或數萬尺皆自山鹵而下如散髻結其峯有獅子文殊玉女靈祠鷲嘴白塔積石天池龍蹲鸞舉三十有六一一與

黃山相似當無不及或有過之然以僻在遐荒舟車阻修飄鼓限於魚津冠蓋迴於鴈翼徒為樵夫牧豎指顧動色雖在鄉邑之內無復知之者故德無崇卑適塗者貴聲無奄達習耳者隆苟託處之離羣恐修名之不立信清明之在躬雖遊世其何悶乎下邳鄙士適有欲賦梁鋒二山者因為次之其詞曰維南極之融燦精魂雜於瀛澗顛下土使輔予得茂駿之所

在曰彼漳之陽服有二峨之隱峙字都梁與天鋒排蒼昊而拔地盤鱗鬣於迴壑齧舌吐於千里寒卒岫以蚪鯨不自棄其荒陋疑違古之儼匠挾輶而下

究出章亥之遺武遊選駕於遠驟扶輿既有此精淑乃似儻而自匿悟扁遠之終秦聊蠲鷲於遐僻服炁

母以凝灝牧幽睢而納日競一世之圖貌狀獨照其修媵天下既不吾知吾亦甯然嗒喪其下顧崆峒之

既遠瞻女兒與終日師隄茨而不足分陽首之匪匹

峯太姥以連袂曰予鄰而未親幔亭修其墩黃實未

免乎鄉人信予羽之高馳鼉以降乎北渚睹黃岳與
九華霍子造於夙晤元牝嬉其孿子何女邱之似女
九華既妹於都梁黃岳又冕於天鋒呼鸞貌之成羣
盍從滕以魚龍停湖海之盆沼錯更置此鉛怪樹鷗
鵬之翹翠何以別其內外總以地判隆窪人分高劣
附通者以多助微聲處遠者以無交危絕曜光蔽虧
風雲遂私天鋒既擱其螭首都梁又斂其蛾眉春幽
秋深豹嘯猿悲玉女之清曠獨眺洛妃之薄怒自持
翩然不可期胡為我念之嗚呼道得時者駕時失地
者謝庸寸合於太山霜雪棲於姑射缺勒有咀水之
蛆日南有長燠之柘象以馴而庭中兕以囂而曠野
窟何為乎綺園慶何為乎狼籍諒造物之碁置固高
高而下下彼二蛾之何知乃屹然而遠蹠夜殷假寐
見二丈夫偉然告曰烏晰魚肝何隆何窪鷓鴣修鳧短
何近何遠瓊枝自樛霞液何周日華何私何蔽何虧
傍衢之核布收邇邇之木多求屨采散於練門金氣

銷於吳邱乃若七澤之多迷人二陵之繁風雨荆山之饒薰艾綿田之多灰土皆貌近於蕪教乃形似乎陽虎縱招招之不往將鹿鹿以何去吾誠不能分轡於愚公假道於蜀主因駟於次仲借車於仲父故復現然共守故處

韓廷錫榕菴賦

烏山越其荒巖今盤折數而陟巔睨平楚之互輪兮俯不究之威淵堞環袤其隱現兮錯萬戶之晨烟搜古鏡於荒蕪今弔疇拔之逸賢巉立石其悚慄兮削若成其孤濤洞幽闌其迤寂兮疑勾漏乎人間榕盤鬱其參時兮丁朕缺於西北歷凜寒之嚴霜兮伊不回夫芳色差紛縉其比葉兮興風濤於白日翰附結其櫻拳兮升蚪螭而拘聿根縈石以遭回兮離屈岐其掣攫條若若其委垂兮蕩微颺之侵薄疑月色於

有無兮影盪搖其受錯盈霜華於空山兮子茹風而
自落台性癖夫嵒棲兮爰卜築焉其下枕蠻根其偃
仰兮竊餘厯以自暇依微息於陰陽兮觀往復於日
夜原始終以窮知兮任詘伸之代謝春日遲而融縫
兮色乍浮乎幽篁新鶯轉而猶哽兮飛相逐其成行
元鳥差而來還兮靜上下以相羊草色近而忽迷兮
百花吐而凝香泉泌沸於岫足兮桃開落乎高岡露
朝濡於木蘭兮侵馥烈而弗揚烟暮薄乎梨花兮白
彷彿而彌芳差櫻桃與海棠兮色結凝乎綺窓苔紋
遠而轉碧兮蘿薜蔓乎短牆東方懸乎畢昴兮日方
永而南火荔子熟而垂丹兮叢綠葉以芳果含桃實
而朱圓兮鳥適街而偶墮芬盈空其無方兮留夷華
乎別竒倚崖側之深紅兮榴吐英而綺旒蕉揚風其
彌綠兮偏離披而婀娜螢熠耀乎深竹兮蛙喧嘈乎
荒沱雷殷殷而雨驟兮堆懸巖而溜瀉收雨脚以垂
虹兮連反照乎平野秋靜無復遠近兮伊審聽而若

無蛩悲鳴於俾陞兮弔古砌之螻蛄撫百尺之高梧
兮跂踈立乎山隅採元梨於霜落兮收方熟之荔奴
蘭揚馨而忽親兮桂逆香而迅徂懸橘袖於荒園兮
摘佛手於孤株騰上下若狖援兮伊箭尾之鼠胡蝸
嗚嗚其終日兮啼夜月之巢烏鴻斷續於遠空兮鶴
唳遠而逾孤冷氣蒸於山腑兮微離頭之齋策來素
輝於四隅兮伊遠山之殘雪坐長松以栖遲兮對深
深之翠栢梅乍放而猶含兮冷香浮而色出垂瘦影
於條風兮妬素魂之明月度遠寺之踈鐘兮白雲墮
而徐沒雨紅葉之芬差兮悲寒螿之啾唧望四序之
風物兮越有跂之觀臺枯木仆而成棧兮猗仄度乎
山崖構楹端之危屋兮邈有巢之遺規晉石盤而若
臥兮何蔽鬼而離奇亭翼翼其甍甍兮抹辛夷以為
榻點觀心於既剝兮伊阮峯之復居排衆綠而獨往
兮化形骸於渺思冥內外以俱遠兮伊厲心而已非
圖舉似而無從兮惟台心之自知揖古人而仰跂兮

聊缺可於擘昔詩書翼其啟台兮經台念於三易遺
奇偶以潛窺兮見別傳於未畫討禮樂之奧扁兮服
刑書而匪歎扼子史之芳華兮曰學古其有獲軌飭
修於元聖兮矩出往於姬公瞻義黃於既沒兮追三
氏之遺風炎精旺而羸熄兮躡赤帝於山東爰弧鈞
以糾合兮或龍息乎隴中脣行乞以中抑兮敷覆荆
之顯庸夫何戰以陷堅兮推勁吳之前鋒咨先民之
修轍兮固台志之攸企顧上下以遲回兮伏鹽車而
弭耳俯徬徨而自疑兮抑台圖之未美毛蓬蓬其若
髡兮咨日月之遙逝矢台行以是叢兮納台約而愈
厲台既愚以不適兮遊窮山而自閉憑大化以運旋
兮託一區而卒歲亂曰降陟岑巘營敞廬兮二氣遷
變常自如兮身心俱止迓虛無兮自過度矩基陟遐
兮居今稽古聊自娛兮樂茲古樹與朝夕兮茁屈盤
踈於俗踈兮比德
君子洵夷由兮

國朝曾孫瀾閩都賦

并序

古者十邑為都而居人所聚亦曰都都者郡邑之通稱也詩云牙牙千旄在浚之都春秋書六鷁退飛過宋都諸如此類不可勝紀夫以十邑之廣而為居人所聚舉名曰都而况幅員數千里為天下山海之鉅防哉曩時輔軒之使過都歷國類必陳詩採俗其後失傳而歌風咏物之才乃出諸騷人詞客楊子雲蜀人也而賦蜀都其文瑰奇宏麗識者韙之厥後三都兩京之作靡不祖述其意揚北其詞當時名馳洛下紙貴長安致足述也閩東南一都會也跡其山川形勝風教人物誠足儷吳越而追鄒魯顧置馬弗稱使勝地韜光名都減色寧非學士君子之恥歟余少長其中習游其俗雖窮巖殊壑未獲極覽旁搜而勝跡舊聞頗亦志一二矣是用詢故址考遺文山川城邑証諸地圖物產

人才微之方志未遑費筆墨於落籬何敢假珍奇
為潤色聊以抒所見而述所聞亦使後之履吾地
而觀吾俗者一覽山川之奇風物之美庶可信余言之不謬也遂作賦曰

蓋自乾綱建坤紀安九土辨六合蕃而天地英秀之
氣山川奇偉之觀亦獨萃於東南閩自神禹肇州職
方判土爰置郡於嬴皇遂觀兵於漢武逮及晉唐始
通天府右接越以窺吳左蟠禹而殿楚位適交乎震
離星并羅乎牛女疊嶂為城負溟為宇前則跨姑蔑
躡豫章睨百粵瞰九江澶漫千里控引三方巖分其
水嶺剖其疆咽鐔頂邵吞汀吐漳崗巒錯錯鬱鬱蒼
蒼三闕峻絕雙流瀟湘障以仙霞綴以漁梁峴岵方
前嶺巖岫荒奇峯挿漢大谷蘊霜斷崖削絕萬丈猶
強飛鳥翕羽竊比衡陽一人履峻萬夫莫當故統雷
失其險而劍閣踰其防後則平海重關金門構鼎枕
倚琉球却背金齒浮游歧海之中呼吸天池之水東

望扶桑陽烏晝起南踰朱崖西槩交趾千洲萬島若
遠若邇亦有瓊樓虛連海市神仙隱見伏其波蛟螭
出沒藏其裏九州之所不能窮八極之所不能底爾
乃晞巨嶺眇奇嵩峯零萃律嵯峨巖從嶙峋槩日峭
卓連空星斗懸於天柱風雨積乎雪峯旂影繞西石
鼓沸東或自會稽飛來忽從臨海失去嘔丹氣以成
霞澤翠微而為雨履蘄葉以踟躕習步頓而延佇覽
桐書於集公睇高蓋之棋樹丹莖採於赤松彩椽夢
乎江子千層霄而挿雲挂幔亭與玉女昔者武夷之
真曾饗宗於具處鋪霞褥兮雲相設寶座兮瓊宇峯
高六六澗曲三三抗龍門兮比峻擬峨峩兮誰攀至
其勝甲諸天名馳八紀則有霍童之峯游仙之址連
亘綿埏或伏或起經大荒而周海外蓋三千有餘里
它若壺公之嶠蕩紫帽之嶇崎雲蓋萬兀而聳峙九
峯儼倚以參差崇邱遵谷競秀爭奇形如列嶂勢若
連帷固筆不能記而跡莫能窺於是秣杪飛泉雲端

倒井噴珠成簾散玉列屏巖桂吐芳谿楓獻錦青茗
綠崖紫芝網嶺布綠葉之離離舒絳標之炳炳松杉
檜栢粉榆露箇枿榑榼榼雜族異品靡不疏阜被岡
枝椽葉引卷藹箭鬱午昏暝曜靈於是乎迴車織
阿於茲乎轉軫上則山雞錦雉南翥鵠仙禽清唳
賓鴈陣行翠羽低巢而耀彩鷄鷄比翼以翺翔杜鵑
漬血於夜旦鵲鷄闕距以低昂下則迷離朴朔澤獸
瑤光潛狐窟鼠窟虎封狼獾攀巖而聯臂鼉鼉穿
穴以飛藏猿父夜哀啼其側旄塵怖伏匿其旁洞則
榴花芙蓉玉清浮石幽黝唵呀裂丈累尺曲折盤紆
玲瓏石室蓄霧屯雲藏天閉日秉燭列炬吐紅發白
列真於焉往來羸黔於焉避迹溪則九瀧之險萬石
之翻劍飛南斗龍躍東津沅瀧湫湫疊屋建瓴淺不
盈尺深處萬尋譬巫峽之狂注似銀河之倒傾驟若
風雨猝至駭若軍馬震騰鯨鯨鯉揚日以騁鱗鷁
鷁鷁鷁波居而羽沉乃使篤子鼓抗舵師弄楫驅鷁

乘風穿巖觸石轉側縱橫尺寸不失山學水窮帆傾
浪跌初若沉以若浮忽乍沒而乍出鄂君汎而神搖
宛渠乘而心懾若乃滙流與府激浪騰瀾洶洶涌涌
淼淼漫漫擠素浮空湧湍成巒江狹鼓吹大貝闌干
奔金牛於亂瀆駕鼉鼉於急湍洛陽不足喻其聖廣
陵無以侈其觀江苑於是來宴素女於是具餐彼匹
夫具感帝錫仙媛以盤桓浮琳瑯兮紫貝贈瓊珮兮
琅玕馮夷凌波以跳躍陽侯吸浪以盤旋於焉溧之
以尾閭縱之以巨壑遊行乎析木之津歸墟於滄溟
之廓瀟灑汪洋決泝磅礴濤濤如連山撼天絕漠沃日
吞雲霓奔雷搏東西膠葛南北舛錯飛航凌風千里
一約窮覽無邊天與水薄乃駕飛橋於碧津壘石梁
於廣澤彼祖龍之雄威神鞭驅而石落乃小更之精
誠遂通檝於海若爾乃矚神洲跨羽鶴揖安期於瓊
臺覲羨門於瑤閣羣仙縹緲而適臨聞作鈞天之廣
樂若其水族蕃衍則有鱗鱖鱓鱔鮪鱈鯨鱉鱗鱉玉玃珠

胎石首鹿骨烏賊歆黑以捐軀文魚燃光而列燭修
鯢茹浪以連航巨鱗暴角而成嶽鵬翼欲空廡背窮
陸鯪鯉蛇足水母蝦目江柱玉瑩石蛙花簇何奇弗
生何怪弗育於是流波晒日凝潤水晶眩若積雪皎
若堆銀其旁則有水衣綠蔓海菜紫紫逗魂之樹不
死之英其中則有木難如意招涼九明火齊潛曜文
甲幽榮水玉伏流而積潤火樹夜燃而吐赭車渠隱
賑琉璃晶瑩鮫人濤屋淵客龍鄰水綃織於泉底珠
淚泣於水滴丹卽亡其實方丈失其珍奚貴乎結綠
之寶胡艷乎夜光之精徒觀其疆域之內沃野墁埏
鄉邑布覆夾水臨山畝居無數廣陌連阡畛畷互
濬畝鬱雲沛渠引雨人穫兩秋之禾稼蓄再熟之稌
彼太液之流膏曾未若潮田之濕鹵爾其四顧莽蒼
地形圻注或遭林而為園或仍澤而為圃園則枇杷
棗栗梨柚相橙桃杏羅植李奈叢生龍目珠布荔實
丹榮石榴裂玉乳橘垂金南威向陽葡萄結陰莫不

薑兮蔚蔚鬱兮櫛栳連柯接葉密若鄧林朱光間照
瑤鏡隙明金風厲而桐落白雪凝而梅馨乃有千葉
水梳十圍榕木天棘離披根分枝屬御蘭一莖吐花
五六脩竹猗那而織筐女蕉經時而繁縟茱萸香櫛
異香紛馥圓則澤葵石髮水白難菱蹲鴟是伏甘蔗
列陳種江蘿兮社若紛郁郁兮萑茶茶浮根蕩漾於波
側笑渠綺纒於水濱統以青蒲約以綠蓴懷君子兮
採卷耳羞王公兮薦白菊上有鴛鴦驚匹浴波而上
下下有嘉魚錦鯉戲瀨以浮沉若其郭郭穹窿都城
疎壯通門四開方軫北兩繼五百而後昌識景純其
草劍培女牆以瞰江繕敵樓而俯嶂外若安邊合沙
之羌薛內若通津還珠之高閣列署森布以綢繆九
山或藏而或亢通則巨街曲則委巷觀宇鱗列樓臺
雲障飛甍接瓦比屋連扉朱門對峙綺棹交暉金鋪
玉題而掩映丹楹赤柱以葳蕤冠蓋於是里宅賓朋
於是宴私六博踴躍引酌彈碁琴瑟張於左右珍羞

列於四維乃若八通之衢四達之邑車擊馬馳往來
如織當水經而陸會又胡珍而弗集琛賂陸離珠貝
燦煌錦繡羅紈器賄散食或自土出或從遠入無不
翕然紛紜雜然羅拾士女貿遷而聯袂賈客射利而
駢溢揮塵晝昏灑汗雨濕王孫控轡而不前公子飛
蹄而跼躄茲固海宇之神膏而山關之沃室溯厥統
於勾踐戴肇迹於無諸既吞吳以勁越亦羸滅而楚
墟洎餘善之率化從樓船以馳驅威侵兮南粵怒震
乎東吳及夫唐鎮猖狂雄藩角峙王潮扶義而興審
知鑽業而起抗徐馬與錢劉獨龍鬪而虎視人習毆
冶之劍家藏越棘之弧日本夫南之長二身三首之
渠莫不稽顙而歸命奔走而委輸乃築紫微之宮造
九龍之殿遣郢客與魯般運神斤而巧變石柱金瑤
雕樞玉瑱歸若岳浮爍若電閃龍首雲封螭頭日點
果愚錯落椽棟流光盤蛟張爪而思攫鏤鳳騰翮而
欲翔誇長樂飾寶皇疊楹複結寶闥輝煌陽將景晦

風不塵揚虹霓舒卷於粉椽鐘鼓雜陳於四廂靚千
門而萬戶兮彷彿長楊與建章幸離宮經別院複閣
飛行馳道彤斂藏金鳳貯春鶯越嬪吳娃荆娥楚嫵
冶步脩容爭憐闕嬖隊隊尋芳行行逐艷珠翠堆盈
綺組糾纏長春館前駐鸞鑪水晶宮內開雉扇挹湖
光於澄瀾傾綠醕而式宴維好樂以無荒兮誰進迴
波而箴善亦厥謀之不臧用垂鑒於殷典若乃嚴風
肅寒露濡萬木落百卉枯鷹眼疾翬毛踈驅以宋鷗
騁以韓盧文旌挂漢畫旆填衢將窮捕乎藪澤遂校
獵於平蕪乘寶輅轡麟車造父驂乘伯樂御輿挽以
烏號佩以昆吾劍鋒鏡日弓影地湖雕題前導黑齒
先驅材官引強銳卒負弩交輪接軌方轂齊駒馳峻
坂越具區施格被野結綰連塗釣白龍於江底弋丈
鱗於溪隅控弦而游禽欲翼引滿而走獸斂膚長殺
短刃並矢同弧鼓角雷沸介冑星俱白膽顧而却步
射于泣而就俘麟馬鹿搏於菟薏獲兔掩妖狐追遺

風於千里駕六駿於荒途窮奇雖暴縮翼而不敢關
猿猴雖捷結足而不及趨縱霜鷹奮金鷄瞬珠毛瞪
野鶴逐飛生擊鷺驚陽鳥銜蘆而受擒春葦耀羽而
就攔剪鷗翼於九霄墜鴻翻於廣漠聚毛雪舞散血
霖落空羽族於重林失飛羣於層岳爾乃弭節嶺陽
停轡山陰搜窟宅極荒深聊縱目兮容與暫稅駕於
中林整釣餌張罟畏鉅網大麓陳爰飛旂於蓬島
遂觀漁於海濱浮凌波之艦挾鷓首之舸飛廬百丈
雀屋千尋飛廉鼓嘯巨浪轟鳴颯颯適天吳親擢歌
發羽楫并鷲鷗潛避鷓鷗秘沈繳駕鷓鷗羈鷓鷗詹公
垂釣任子施綸畏巨甲罩逆鱗撫比目籠赤靈搯巨
鼈於滄與逐雄鯨於南溟水犀斷角而登陸虬脂流
潤而熾燈浮膏隘澤暴骨為陵雖有六眸九首請吊
之以絲繩雖有虎狀龍顏請被之以罽罽迺遣湮水
之童淪淵之老網珊瑚絡瑪瑙龍紗貢於波宮水絲
贈於瑤島探驪珠於重淵出蚌璣於海表畢具集奇

熠煌綠綉於馬魚鳥盡珍寶遷維舟於九鯉之岸
旆於釣臺之巔覽士卒之雄糾數軍實而爭先鬪
較翼蹄萬角干乃班功而飲至用炙肥而擊鮮者
積阜酒若流川鮎鮓交錯鐘鼓震邊麗妃列側豔女
侍前彈絲竹理蕤絃清歌動聲婉延舉纖步兮却塵
舞長袖兮蹁躑初容容兮喬喬轉習習以便便於時
洛下之雄梁園之客畢集齊遊飛觴舉白抽秘繹奇
唱酬交錯擬司馬之上林獻子雲之羽獵提鼓飄飄
之至樂而山澤之偉觀也乃其土俗馴柔民風質素
工盡其力女登其賈士以禮義自持人以法度相固
洵媲美於中邦信接踵乎鄒魯彼人傑而地靈更紛
紛其難數其有道綜今古學貫人天迄夜復晝啓嗣
紹先文公秉鐸闢洛齊賢時誕鴻儒前後肩連操凜
冰壺胃澄秋月則有延平誼稱卓絕傳翼麟史教飭
澤宮則有文定百氏朝宗河洛探奇程門侍雪則有

龜山名馳外國潛思勗業造極登峯則有仲素東南
儕空聽行無瑕精修匪咎則有定夫伊川畏友行不
愧影寢不愧衣則有虛齋考亭勤若白水伊洛研思
敏若西山大學揚詞謹若勉齋力堅思摯博若安卿
旁覽廣誌胡宏胡寅克繼前猷蔡沈蔡淵厥繼先志
凡此諸儒實迴光於日月竟絕響於漢唐上配今顏
曾思益何有於韓歐董楊伊一代之聖哲迺咸集乎
閩疆其有天子不臣諸侯不友蹈刃如飴流膏素阜
則周朴之威靈儼赫赫其左右憫念流離繪圖入糾
驅魃降霖弛法二九則監門之忠憤實垂芳於永久
據樞幹軸濟厄扶難圖成於敗轉危為安則忠定之
偉烈固社稷之屏翰嘉德柔民治聲彥起書較鍾王
文追左史則端明之三絕步一代而誰比別有林家
九牧劉世五忠推二雅於蘇氏冠六子於宏中了翁
剔蠹而排奸剛中藐權而抗節林蘊忼慨以捐元袞
樞公忠而直筆靖共若楊億厚德若許將知機若張

臂亮節若陳襄無不勳銘彝鼎聲震避荒道與世傲
尤若生芳若其挾藻搞奇雕霞緝錦皇甫比肩昌黎
連勃則歐陽文學誠獨振也胃羅萬軸日醉五車縹
緗煥彩繡筆揚葩則林藻鄭想元白萃叟諸人亦足
誇也至乃雲霞為朋麋鹿為友青壁丹崖賦詩飲酒
則陳烈林搏鄧旦江贛諸人良不朽也它如桑時之
英超羣絕偶難揚榷以具陳方聯翩而間有故夫天
恨其險地澤其區人孕其秀物獻其殊洵乃東南沃
宅而形勝
之隩都

蕭震鄰霄石賦

夫何一卷石兮連雲山之岷岷眇四極以無垠兮若
違世而獨立勢蜿蜿以南下兮貌崎嶇以不移渾沌
其猶未剖兮豈知生人之劬勞聊偃蹇於茲土兮見
陰陽之同薄在鴻蒙而固然兮詎慌慌之非昨惟六

氣之推移兮春與秋其紛錯伊鬱華之接轡兮忽折
丹兮吾將御製土囊而暴起兮驅雲雷其來去羌冥
冥其晝晦兮縱波臣之齋怒翻渤澥以滿溢兮曾不
辨鯢鵬之與斤鷄及隨復之已解兮安白日之晏晏
彼陵谷之易所兮隨大化之飄搖何況羣生之紛糅
兮曾不能以崇朝期汗漫於罔畧兮無羽翼以踟躕
望蓬萊之已淺兮攬千歲之須臾渺星辰之剡剡兮
乍參差其有無倘太初之不分兮雖搏伏其馬如錯
之以日月山川兮任上下之糾纏彼二儀之寥廓兮
尚不能以一息嗟五運之相嬗兮千變萬化其未有
極亂曰天之行兮地之載物兮庶類之怫怫兮維茲
石兮不莫雲雷兮不蝕險忽兮無耳目之視聽恟恟
兮抱神以滅眇眇兮無閭填填兮入於宵冥之門邴
邴兮義而不朋誰離乎莖於物之遞而無不存擴四
虛之洞瀉兮絕前後之毗鄰任質性之自然兮豈霄
漢之可因髣髴乎開闢之初兮崩劣於閩海之瀆橫

地軸之有三千六百兮，歷歲年之何故，何新柰何一
男子兮，與我說無生兮，緩羅縷之無死，超蒼莽以彌
六合兮，窺渾元之大始，悲沃焦之擾擾兮，問歸墟之
何駭，安有至道兮，因人以起，安有神人兮，久立於姑
射之鄙，理窮則變兮，物極則否，勞者如斯兮，芒芒者
其已矣，問天兮，何辭，眠地兮，如丹流之莫知，所倚留
清言之詡詡兮，一卷石兮，終古。

吳士宏九龍灘賦

維牛女之分野，據形勝之上游，割版圖而置邑，地實
隸乎沙尤，其山則崇岡複嶺，突兀萃崙，具水則蚓結
蟲鏤，銜縮螺珠，乘危傾注，亂石網繆，其激如矢，其旋
如毬，厥有九龍之灘，實界清流之壤，懸崖怪石，飄忽
震蕩，日月蔽虧，乾坤沆漭，高迥接乎雲霄，深不測乎
尋丈，其悅舟而上，則峭壁倚空，望岩垂幌，攀藤綠蘿。

神志昏悅其泛舟而下則編竹箬箱以蔽怒浪篙師
尺寸隨勢俯仰山岳為之動搖百靈條其來往征夫
顧而旁皇壯士增其慨慷其狀則角浪四峭上壯下
殺直鼻圓鬣鱗爪如畫其聲則伐鼓鳴鐘鞠旅誓戒
萬馬奔騰洶湧澎湃傳呼班元濟之宮夜繼入陰平
之界其數則江津七門歸州三叱辰州百曳桐廬七
里皆不足乎大觀獨用九而自擬彼夫或號呂公或
名佛子瞿塘滌瀨涪陵銅柱亦安能彷彿其崔嵬窺
矚其涯涘其在春夏之際則巨漲奔號闐門偪仄雲
樹蒼茫水天一色在秋冬之交則峭鬱盤紆林木翳
黑飛瀑怒濟行旅蕭瑟道鮮五丁之開人立蠶叢之
側將鼓棹而神傷恨奮飛之無翼吾聞東海之勇士
呂梁之丈夫斬蛟浮淵探驪取珠誠能輕千仞之險
捐七尺之軀使其覩地形之阻隘觀水勢之欬嶇亦
何能不呼僕夫而返馭招舟子以印須亂曰王道蕩
平兮不競不綵出險就夷兮式廓皇猷嶽修首兮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十五

效珍寶鼎見兮景雲浮海晏河清兮
又何況夫一隅之水不循軌而安流

孫學稼佛手柑賦

有序

閩僻在海濱而地饒珍產名材竹箭既挺干霄拂
日之奇佳果名葩復茂秋實春華之美而佛手柑
一物尤於羣果之中獨負異稟當金龜蠲爽之時
正瑰質含芳之候逞馥不殊於蘭茝蠲爽可代於
護蘇亂離以來於茲三歲僕既飄零北土而是物
亦阻於南方際此搖落彌深遠想爰抽毫作賦聊
藉體物之篇以當
懷園之引云爾

維神臯闢壤於海甸兮為南服之奧區襲瓌奇而裸
瑰璋兮窈梯航之所都崇巒戡業以造天兮巨漫浹
漫而環馭叶故其魁岸恒肩接於今曩兮足以抗兩
京而陟鄒洙於是琛產亦安其餘英兮晃莫得而具

臆彼離支之蒼沓於上林兮豎龍目之旁挺於沃壚
固已艷聲譽於籍徵兮走苞籩於通塗然而靈毓莫
窮殊珍富有厥有奇相名曰佛手鍾奇孕異匪得而
耦伯益之經所未羅神農之書所未剖爾其為樹也
迴起挺出苔若亭亭健莖脩幹碧葉瑤莖清泉瀉瀑
噴其隈靈瀨溥漭漱其英匪纖腰之弱條垂銜足之
清陰抗金秋之凋落抱歲晏之青青名卉森其交暎
芳蕤馥其五迎雖梓澤之與沁水疇釋是而能名當
夫陽春三月衆草碧色黃鳥營飛睇燕歛翼雜花競
秀盡態極飾爾乃綠跗達萌玉韞甲宅江梅斂鮮林
蘭失色秀發幽苞香傳廣陌汎轉蕙之光風暎清池
而凝碧沉水熅兮微飄麝臍盈而自擘爰有江臯清微
步之姝澤畔行吟之客靜夜月明菲晨露浥莫不撫
景遨從尋馨遠集翠羽窈其初停兮蝶粉泣而猶溼
雀乳爭來蜂潮乍急亦無言而成蹊仍生芳於空谷
叶及夫落繁英斂華滋張素萼綴新歲謝朝華之灼

灼結美實之離離蕊初飛而猶暈苞新茁而已奇類
厥芽之初拓狀玉筍之方斲文輪在握秀節駢枝舒
兜羅之潤潔出柔莢之旖旎暨其垂垂吐尖纖纖擢
穎倚翠袖而輕寒約金環而薄冷若多若寡拇陳時
施或傳或伸歸期自省或披薛荔之垂帷或綰游絲
之素縷足使射于愧仙掌之名庶幾肉芝同大藥之
品迨夫隨風輾轉騁垂手於舞筵凝露芬芳致藏鈎
於上苑舒麻姑之鳥爪落潘妃之金剪比銅掌之峇
堯並玉纖之婉孌傍籬榷以分行列脩畦而有踐爰
盥以薔薇之露繫以照骨之氈俾弄繁花於別院掬
素月於清秋摘疎星於天末裁白雲於荷頭揜揜
裳而莫怠軋軋弄杼以含愁固宜其留連戲蝶招佛
來禽投書空之木筆扶墮髻之玉簪無俟鳳山之點
染不侔卷蕊之摧心匪枳棋之取類謝粉籜之成林
於是珠籠以青絲作系玉鈎以珊瑚為竿取匪遠條
出之朱闌薦以水蠶之錦承以赤玉之盤扶風之箱

韞積武都之泥封函匹珠玉之走中原兮不脛翼而
遍乎朔南爰有文杏軒裏青玉案前夜窗初靜曉幕
乍寒與幽人而相對頰名姬之手拈羅玉柱潛虬之
差次發都梁速迭之芊緜留荀令而不去見瑤英而
猶憐亦何殊梅林之與蘭室兮固已營葯房而結蕙
穠又豈俟粉身而後自見兮夫乃以久要而忘言徒
觀夫衆果之為質雖萬殊其託形要莫不規圓貫辦
含核分稜修柯擎其獨顆長條綴其繁纓茲若康乾
側若栗榔苞若橘櫨芒若芽檠椰實醉其醴醪枕榔
糝其粉屑率類似而羣分非離倫而獨絕曷若茲之
獨成殊相自稟化工庸無別剖歟匪函空黃琮具外
白璧其中一歲三實得天獨豐鄙木奴之輸絹陋文
官之得封且其避窮北之洞陰也似智而處薰蕕以
自別似清不懷甘以媚衆口不沃液以膏翕唇固炫
紅紫之色無競桃李之春志潔行芳而不蒙蠅蝮枝
挺幹立而却謝翰因故每助甌犧之馥而析朝醒之

醜此具所以長為世外之賞而永充席上之珍也乎
重曰山川韞靈精發皇兮嘉寶秀出含芬芳兮愛而
不見道阻長兮體
物為辭寄慨慷兮

高拱乾臺灣賦

繫洪荒之未闢兮含混沌而茫茫迨河山之既奠兮
爰畫野而分疆裂九州而成天下兮誰不知乎海之
為百谷王維禹功之所不及兮遂棄之於莽莽而蒼
蒼一自地借牛皮謀成鬼伎斷髮裸身雕題黑齒營
赤嵌之孤城築安平之堅壘隱樓櫓於鯤身藏火攻
於鹿耳貿易徧於缺洲資生憑乎一水藉三保而標
名兮致懷一以不軌哀商賈之何辜兮聚魂魄於萬
里嗣是荷蘭燭虐天贊成功鹿門潮漲瀚窟戍空時
移事去兵盡天窮窟餘生而歸國兮遂此地為蛟宮
非天心之助逆兮蓋刦運之未終不謂寇我疆場焚

我保聚時乘無備而肆其鷓張或因不虞而資其竊
取收亡命於淮南兮聚無良於水許民不聊生王赫
斯怒咨左右之夔龍率東南之熊虎定百計以安瀾
兮果一戰而納土於馬擴四千載之洪濛建億萬年
之都邑風既變為新裁俗亦除其舊習文武和衷干
戈載戢爰肆志以行吟豈有懷而靡及若夫狂瀾既
倒海若呈奇一時琥珀萬頃琉璃清渺渺兮孤往天
青青兮四垂風輕兮水面雲淡兮山眉即派臣與華
子亦撫掌而忘機至於輝壁耀奎陰陽分位月白飛
銀空明捏翠乘舴舻兮小舟結金蘭兮同志玉樹兮
三章青州兮一醉實自幸世外之有身誰復疑此間
之無地又若山山含紫樹樹凝青層巒疊嶂戴月披
星或瓊飛而皓皓或體潔而盈盈時微雲以肆抹忽
巧鳥兮一聲懷高岡兮彩鳳聞此地兮仙靈羌應接
而不暇又何讓乎山陰爾乃石尤乍起馬首長驅雷
鳴海底霧失天隅清倉皇而山立浪怒激而箭趨驚

聞聲為飛礮訝入眼而墜珠乾坤兮雲狗風水兮人
魚則惟有寄餘生於泡影誰復望視息乎斯須若乃
水土無情香夷裸處既慣狎鷗復傷碩鼠雖敬老而
尊賢奈輕男而重女富饒懸壺糧無宿貯圍尺布之
蒙蒙謂衣裳之楚楚蛇目蜂腰雀行鳥語而或蕩子
從軍貞臣流寓哭倒行於途窮傷逆旅於旦暮奮一
臂而長呼輕餘生以不顧至闔室以雉經且從容而
道路於是水變為愁山真如醉叫泣月之子規淚批
風之巔屨魂黯黯兮牢騷魄淒淒兮憔悴固志士之
不忘亦斯文之未墜乃至蝦鬚百丈鮑骨十尋目文
似鳳魚首如人大龜之壽三萬歲蝴蝶之重八十斤
非此邦之物產蓋在乎南海之濱又如蜃樓縹緲海
市高低碧雲擁日滄海為梯光從定後圓始天躋非
此邦之風景又在乎東海之青齊更或橋邊龍泣別
淚如珠山頭劍舉雪城為墟飛女仙之一石起剡史
於沾濡扶紅裳之魚女使之返於沮洳而茲邦又無

此怪異或見之於洞庭湖噫嘻戶滿蔗漿兮人藝五
穀地走風沙兮羣遊麋鹿厭五畝之宅而不樹桑兮
任三家之村而亦植竹道無遠近兮犖牽車牛人無
老幼兮衣帛食肉惟占籍而半為閩人兮故敦厚亦
漸而成俗若欲盡寫夫杳渺之離奇兮恐或見嗤夫
齊莊而端肅即飲食亦平易而無奇兮原未足以窮
夫人間之水陸惟聖世而能破夫天荒兮幸滄溟而
亦擴其地軸捩管而賦其物情兮用以佐夫大風之
一曲亂曰秋風起兮楓木丹天地閉兮荷始攤燠多
寒少兮厥民析雷轟海發兮響空山為王遵兮應叱
馭為王陽兮心一酸於山則見太行之險於路則見
蜀道之難於海道之難上難險上險普天之下望洋
興嘆者吾知其無以過乎臺灣

鄭任鑰詩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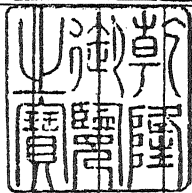
詩之為道原本性情體兼四始文重六經舒永言以
明志依定律以諧聲既可以宣達其鬱滯亦足以鼓
吹乎休明攷嘯咏之自閑始有虞之颺拜帝舜發喜
起之歌庭堅廩明良之戒中天作響肇三百之鴻裁
聖代休音衍千秋之逸派夏務忠而或野商尚質而
匪文固詩歌之間作緬美盛之難聞迨豐鎬之繼起
布雅化於江濱備房中之笙瑟極堂廟之紛綸十五
國風謠太史之輔軒足採數百年事變申轅之序述
徒紛何咸陽之就燔詩忽廢而不治幸炎漢之興祥
覩人文而啓瑞赤帝馬上大風起雄傑之嗙皇武行
宮瓢子振蒼涼之思河梁握手千餘里之倡和佳哉
白日傷心十九首之姓名杳矣湖源漸遠沿流益殊
鄴下曹劉挺英思於絕代吳中顧陸競傑構以齋驅
即或樹義各別造語靡符莫不格高而意厚詞壯而
神腴譬鈞天之廣樂豈巴曲之能踰降及六朝浸淫
決裂務綺語之駢連笑清言之如屑惟靖節之摘辭

實冲淡而雅潔為能激清響於淫哇之餘表素絲於紅紫之列有唐御宇尤重篇章常借賦以選士因衆肆而多長費昭容之評羣推沈宋擅才子之譽共數王楊是謂初唐尚餘舊習逮至開元去故不襲如黃鐘大呂之相宣無曲管繁絃之雜沓杜李煥其光芒高岑恣其蹀躞洵盛世之徽音正風人之寶筏中晚以來氣勢差弱然元白尚高大厯之步錢劉猶號元和之脚彼温李之新聲越長吉之巉削真異曲而同工奚升降之不若聿觀宋代宣曰無才聲律一道別逞清裁真宰刻露心苗怒開踵晚唐之雕琢追兩晉之風懷固名作之林立愧莫罄其津埃所惜理學之家多歸訓詁豪放之士罕事鼓推宜舍瑕而錄璞庶備美而罔乖至若有明風雅輻輳空同仲復振躅於前于鱗弇州接武於後或披朝華或啓夕秀虞山嗣歲婁江繼奏是皆作聖世之前芽差足洗有元之宿陋運會日啓文治玉盈煥本朝之雅化集詩學之

大成五位當陽煥
宸章於北極羣公待漏珥彩筆於西清既海涵而地負

亦玉振而金聲固已兼歷代之勝槩萃百美而俱呈
試約舉乎成法庶櫛管而傳名其為體也有近古之
不同亦長短之難一五言七字截律取其精嚴樂府
歌行轉運覘其神力柏梁有句韻隨語而無更塞曲
成聲調入拍而還審其為格也首稱高老亦重雄渾
辟之鐵馬金戈壯三河之氣象又若龍行虎步撥萬
里之風雲次則清新魚之俊逸恍如峨眉雪落乘流
揚濯錦之波又似韋曲花開走馬赴張燈之席至若
擇意宜嚴送詞貴慎必婉約而周詳勿率直而清素
須爽朗而煥發戒塗穢而塵悶橫江錢鎖壓卷豈在
多言明月夜珠賞心每當末韻池邊月下正須大費
神思北闕南山詎可浪陳悲憤凡以意餘於詞始名
宗匠詞餘於意終落凡庸故必去衆弊殫人功極神
巧備鬼工取鳳戔於韓子奪彩管於文通於以作明

時之雅頌想聖世之鐘鏞獻清音於台柱承激賞於
名公抒生平之積蘊妙垂譽於無窮又奚必寫懷籬
壁寄慨秋風徒喁喁以
唧唧託徽響於雕蟲



福建通志卷七十五